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四

賦

宋

休亭賦

并序

黃庭堅

吾友蕭公餉濟父往有聲塲屋闕素不利於有司
歸教子弟以宦學而老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爲歲
鑿池灌園以爲籩豆兒時藝木今憩其陰獨立無
鄰自行其意築亭高原以望玉笥諸山用其所以
齋心服形者名之曰休亭乞余言銘之將游息寢
飯其下豫章黃庭堅爲作休亭賦



槃礴一軌萬物並馳西風木葉無有靜時懷靈在心必
披其枝事時與黃閔同機世智與太行同巖飲羽於市
門之下血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盡而不休夫如是奚
其不喪故曰衆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
命聖人休乎物莫之嬰吾友濟父居今而好古不與不
取亦莫予敢侮將強學以見聖人而休乎萬物之祖曩
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別圖封侯而得黥驕色未鉏而
物駭機心先見而鷗驚撫四方者倦矣迺歸休於此亭
濯纓於峽水之上游晞髮於舞雩之喬木彼玉笥之隱
君子惠我以生芻一束是謂不著而筮從無龜而吉卜

林霏賦

王 炎

致政胡丈思誠燕居之所扁以林霏模寫其景寄
於詩囊畫笥誦其詩觀其畫令人心蕭然厭薄塵
垢因成古賦一首其辭曰

倚蕭灘之北湄萃闐闐之萬家獨德人之結廬却市聲
而無譁開樓觀之淨麗納江山之幽遐疑老仙之一壺
藏物色之清佳指鷗鷺與忘機湛方塘之淺淥衛以竹
君之蕭森絢以蓮娃之溫淑鬱喬木其參天輪清陰而
覆屋抱虛白而不染攬空翠而可餐酌瓊藤而釀玉彈
素琴之無絃睇飛鴻之冥冥覺燕處之超然主人爲誰
澶淵居士方時承平家在中土偶赤縣之陸沈隨一龍
之浮渡非無意於著鞭可聞雞而起舞恥捷徑之別驅

甘康莊之徐步張使臚於蜀道抱州麾於淮浦回老眼
而內觀笑浮名之絆身遂選勝而卜居以頤神而葆真
規子美之浣花草樂天之香林尊德証者陪鳩杖而春
容談勢利者望龍門而逡巡乃相與竊議曰此非持已
之潔而矯俗之迂者歟有卷舒之道而無悔吝之疵者
歟眇外物以螽股而貴吾身於驪珠者歟徜徉塵垢之
外而與喬松爲徒者歟居士聞之局局然笑曰斯言過
矣吾何有於是矣其歸來若差後於淵明其止足尚庶
幾於疏傅旣婆娑而卽安亦逍遙而無累客乃隳括其
辭乃命管城薄寫林霏之佳趣

國朝

就亭賦

劉命清

有閣阜之別墅蔭竄篠之垂檐寓草堂而擷最探宛委
以通淹攬在華之風竹更戛秀而陰添孰渭川之嫋嫋
寧庾園之尖尖但寄懷於蔥蒨甫游意而中恍忽緣階
屺漸歷西軒任步拾級有亭翼然廣不尋丈制並茅椽
獻奇表美百態嫵媚盼遙峰而色阜瞰秀壁以澄鮮緬
羽人之絳節擁丹霞於僊隄金堂誰闢玉戶誰延仙芝
乍長雲竇滃然晴嵐若滴澗瀑常懸雖隱見於露靄實
聳峙於綺筵結遐想於物外幾汗漫而忘言若乃邇傍
雉堞俯迫隍陞金川滙而冷冷蕭水注而瀾瀾勢若抱
而疑奔湍欲逝而旋汜羌訇磕以揚波亦溼渟而環詭

飛帆落影以浮杯檣烏刷翅於橫几戩竿擊榜歌起挹
回風譁絳纏鏗鏗咄咄溢乎舄履別有野寺鐘寒罍師
擢艤荷插平疇爭米晏市出入交加誰知頓委泊斂息
而反觀忽矯首而遐矚且扶桑而采暎夕咸池而光胸
倚蒼茫而帶碧絢原野而凝綠按銀浦之流雲捫玉繩
而在握控五嶺之蠻烟悵三江之禹榻乍戲鴻之颺霄
歛文螭之走陸遠樹散其繁葩修竹叢其樸檉紛窈糾
以候顏咸芊眠而麗日信可以蕩累頤物娛衷散顛者
矣然其始也久蔽虧而未舒勤使君之締構迨革言而
已三始繚農而飾幾事無意於謀新力不勞而迸陋乘
倥傯之暫休將陶寫於邂逅或酌醴以焚枯或命儔而

嘯舊栖苞鳳於青桐與鷓雛而並棲時刻燭以分吟并
引商而獨奏以視夫邗水有賞心之建河南有婆娑之
名創臨阜而跨滌侈垂虹以披荆喧囂雜還匪暢幽情
詎若蕭散之托淡泊之營哉當其雨翥爭鳴風翔時下
則子美之滄浪也新條漸柔佳卉欲蘗則端明之集芳
也明月入琴新篁盈塢則又輞川之臨湖也况憑闌而
暫佇蔓沙草於荒洲南滁乏豐樂之勝白蘋鮮漢公之
遊值風期之凋瘵每撫物而先憂濟凡民以匍匐酌淺
深以泳游則茲亭之取義也深矣而豈僅登眺之是求
蒙竊泥焉乃援昔辭而爲之歌曰清江見底草堂在思
渺渺兮予從邁冷風兮徐來開衿兮時對彼薄湫隘爲

不足者而豈知縱覽於無外

觀瀾書院賦

鄧維淵

維斯士之譽髦賴書城之宏築粵蜀士之厥初有文翁
之陶淑卽潮陽之僻陬得昌黎而率育矧我邦之名勝
又陶鑄於司牧是以鹿洞來朱鷺湖啟陸闢道心於白
鷺之洲建宗濂於東湖之曲莫不文訖費其錦績質渾
金而璞玉若夫臨之爲郡也山水扶輿而清駛人文磊
落而英多則有玉笥貯其富金川揚其波二劉古處三
仲不阿金練鍾光獄之氣佶佑登童子之科欲更僕而
舉策實繁夥兮則那方今太守典郡多厯星紀學海沁
淫瀾瀾瀾人操斗杓奪解者屢闕彼足音徵書特貴

時則聽金鑰於掖垣探婀娜於中秘猗何修而得此曰
郡公之宏啟蓋公之來也元龍再世湖海恢奇同甫建
策智勇立摧旣文折乎絳灌復武掩乎陸隨是以盧循
稽首而請命孫恩接踵而受羈爾乃天府策勲日陞揚
綸紫囊授鉢緹軾生芬業探庾嶺之秀來秉洪川之鈞
不威而武復昭以文爰進多士而命之曰臨屬四邑偉
人接踵比屋絃歌佩服周孔宜有別業樂羣誦諷勝境
名區遠隔囂冗所以創道德之途昭仁義之統也乃枕
江臯而卜築焉丙舍四起蕭水一灣天光上下雲氣往
還進弟子於康成之室發奇書於酉陽之山談經亭午
夙駕開關偶臨流而悟本字書院以觀瀾原夫瀾之爲

狀也其來已遠其往瀾長消之不濁揚之有芳方其靜也萬頃晏如一碧自喜沈璧兮雁影流寒浮金兮練光澄霽於其滄湛而無言可以悟文情之安止方其動也江風徐來玉激微發拂荇藻而成文鼓漣漪而赴節於其澹蕩而多姿可以悟文機之活潑方其疾也天吳一呼秋濤萬疊平沙走而奔霞礫石觸而飛雪於其灑滌而汪洋可以悟文勢之壯濶方其徐也得月故遲隨花轉歇乘風迴而紫生入洑流而綠結於其灑澗而往復可以悟文心之百折故我公思仲尼之見水而亟稱異漆園之觀濤而立說用以告夫二三子俾溯流而窮源且見本而知末於是二三子咸矍然起悟自幸得師用公之教稟公之規于堂于構亦步亦趨自盈科以漸進譬朝宗而知歸則斯院之大有造於臨也行且追蹤朱陸上溯濂溪興多士於萬年奉俎豆於不衰欣講堂之落成屬鄧子而賦之

頌

國朝

遷建清江縣學成功頌

并序

楊壽楠

四明李公守臨江之三年始遷清江縣學於古百花洲再踰歲告成先是學麗城垣地窪以偏體式卑隘數議改卜舉而輒止迨請於公公親相度既得卜詢謀僉協令於邑中無遠無邇聞而歡忭咸率私錢後先來助乃

蠲日筮事慎簡邑士俾董其役位置崇深躬為指畫暨
 興作則時臨省閱無閔寒暑禮殿齋舍戟門黌墻以次
 備具制度恢闕嚴嚴翼翼凡來觀者瞻仰感歎誦公功
 德公惠澤在人於士尤深禮愛獎進栽培惇復不倦而
 蒞事公明操行廉潔實心實政莫可殫述至清江縣學
 欲遷弗克者且數十年維公舉之而浮議罔牽吏胥無
 所覬民不擾而功成其嘉惠於清江尤遠且大昔泮宮
 之作國人頌之楠以邑人備員史館敢抒述羣情作為
 頌辭八章用勒諸石以誌厥美以垂無極

於懿泮宮得地斯崇維昔之日偪處城墉維今之日秩
 秩其隆伊何云隆實維李公 其一 明明李公休休令聞

志伊學顏甲科早奮

帝曰咨汝其遂典郡維此臨江俾興文運 其二 明明李公誕

敷文德維士之則教之誨之斯游斯息登之聖域多士
 蒸蒸新學肇興 其三 維舊有學實下且促先民有言亦

云改卜孰克舉行是用不成公曰遷止烝我髦士 其四

陟彼崇邱維百花洲薌林舊壘紫陽所游卜云其吉爰
 契我謀公來度止迺疆迺理 其五 修之平之地獻其靈

經之營之工趨其程禮殿孔奕黌舍孔廓有苑有稜或

棲或壘 其六 泮宮聿新俎豆聿陳多士聿臻奮興振振

藹藹吉人會合風雲維公所陶甄綿於千春 其七 陶甄

及矣浹四邑矣維首邑矣尤深入矣公德深入公功永

清江縣志 卷二十二
立頌公之功百世儒宗 其八

銘

元

知不知齋銘為閣阜何高士作

何 中

太和塊圯均氣圓形形而曰人五官營營與接為構莫先視聽由外而入或搖其正以視名見以聽名聞知以見聞交錯糾紛維至人者所知則異知而不知在見聞外其高冥天其深淵沈洞貫三極其知此心為聖為神在此而已知不知上妙契根柢繫主人翁齋居思元予銘何算夫豈其然

清江慈濟寺鐘銘 并序

傅若金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春夏水潦暴溢舟人因阻險要重利行者病焉里人劉充成思弭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新喻廣惠橋寺僧永華持疏走上下即好事有力者勸共出錢造舟為橋以通往來其旁屋浮屠令守之庶弗廢事未集會郡幕長月忽難君適至興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旬主其事令出郡人士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阻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緡橋為方舟四十有五為浮屠屋若干凡木石工作之費橋萬五千緡有奇屋五千緡有奇既成橋君割俸入錢二百五十緡畀浮屠令範金三百斤為鐘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賢揭公僊斯樂與人為善者為

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以善稱昭勿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己卯九月畢工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移官工部當去郡華與劉氏子本來請銘銘且著君之不可忘者嗚呼昔鄭子產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稱孔子及其乘輿濟人溱洧則猶不免孟氏不知爲政之譏而其存心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之難哉近世之爲政者非徒惠不及民且多漁取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子產遠矣其能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俸入以建永久之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感發今人哉聲之聞遠且不朽將有類是鍾者已銘曰

江之芮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坦斯濟民之聰不可以虹不可以虹有鏗斯鐘鼓鐘鏗鏗震彼冥行孰其範之於閔厥聲厥聲闕止佐於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國朝

瘞鶴銘

施閏章

署中蓄雙鶴旦則交舞夕則對眠飲啄行止有常度惟仰視雲閣鴻鶴飛翔輒清唳頗不自禁逾年一鶴死其一蹶蹶然側吭顧影罷舞哀鳴旣二年又死鶴故宜壽而物或害之有足悲者余爲合葬之清江紫芝山慧力寺後銘曰

瘞爾骨兮魂安歸千秋萬歲兮當爲丁令威

滌泉銘

喻成龍

臨陽地最薄數丈始及泉亦風土之異予嘗品郡城諸泉多鹹寒無取惟中洲泉水甘而潔遂日取汲彼士民故大護惜然飲食於人大矣烏得私乎哉去之日乃刻石題曰滌泉更爲銘云

味香乳兮淡而甘復清冽兮豁塵煩儼冰鏡兮見吾之肺肝然

奏議

宋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曾鞏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敕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流輩罕有倫比臣竊以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况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常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實允茲選况攽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任劉攽狀

蘇轍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諫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歎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

放繼其後未能卽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
擢放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辨明雖蒙聖恩召
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放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綱
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放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
觀其所長臣等職任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明

謝進職翰苑乞致仕疏

張美和

謹以恩從天降榮以時升捧讀再三不勝感激臣以不
才濫膺寵祿致蒙天眷擢置成均慚無教育之恩徒深
費糜之懼於茲四載常切於懷今年四月十日復奉玉
音擢授翰林編修之職忝居清密得近光華累聞天語
之勤備見帝王之道伏臣衰老志與願違語言無補於
聖躬動止或乖於常度稽之舊學多所遺忘陛下憫臣
之衰察臣之實許其請老俾以榮歸而乃重被恩寵授
茲實秩錫之以天文之藻飾倬乎其雲漢之昭回雖江
湖不足以喻其深雖山嶽無能以擬其大執古之要適
今之宜皆非儒臣之所能及也至是謙光之美溢於詞
翰褒揚之意形諸簡篇臣由是知陛下愛臣之深眷臣
之篤所當珍襲寶藏傳之永久以爲子孫世世之榮者
也臣以餘年得歸田里猶能作爲詩歌以鋪張太平之
盛但愧無以爲陛下報耳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國朝

恭報修築土橋隄工疏

白 潢

題爲遵

旨具題事 臣查江西省城西南有袁顛二江北至臨江府地方合流下注春夏水發往往衝決隄岸浸漫田土臨江府北舊有土橋老隄逼近江流保護清江豐城高安三縣地方田廬最爲緊要自康熙四十年被水衝決因循未修至五十二年江水大發決處更加衝激有二里長一段竟成深潭近隄之田水衝沙壅已爲廢地離隄遠者被水衝溢廣四十餘里長三十里計田一千三百餘頃 臣於上年九月內親臨相度將應築情形具摺

奏明隨一面捐俸遴官於上年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工竣 臣於九月十一日復至工所查閱有各村莊父子弟扶杖攜幼叩馬攀轅咸稱一十八年來地不得耕屋不得居邱墓有漂溺之患今年隄堵新築春季麥菜有收入夏早稻豐熟現今晚稻登場又是十分收成約計今年稻穀等項比往年可多收四十餘萬石家無墊溺之虞室有蓋藏之樂熙熙皞皞咸頌

皇仁 臣伏思民生休戚

時屢

睿慮今 臣目擊小民熙皞情形謹繕摺奏聞仰 臣更有請者土橋隄決一十八年未曾修築今隄工告成若不責令

地方官加謹保固必致仍前因循以臣愚見似應題請
定例倘地方官不隨時保護以致衝決此隄該管府縣
各罰俸一年停其陞轉賠修完日開復如布政使狗庇
不揭巡撫諱隱不參一併議處庶隄埂長得保固而民
生永無水患是否可行臣未敢冒昧具本懇請

聖訓批示遵行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奉

硃批具題欽此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督臣常合詞具題

明

塞銅鑼江議

管大勲

蛇溪水在縣東其源自永泰之下五里分江水爲溪三
十里復與江流合此卽銅鑼江水也昔時春夏水泛瀾
漫數十里民不可田宋淳熙初部使者築隄捍之患始
息成化末贛水暴至徑北衝蛇溪遂成大江田土漫入
幾千百畝嘉靖間參政陳大賓知府徐顥先後議塞不
果按議者請塞銅鑼江俾江水盡經府前入大江則賈
船通生理蕃祇候便官民省且與堪輿諸吉合然水深
廣矣又駛挾山拒河萬牛不力計將安出况鳩衆移粟
括金問藏非鈞錙之較而旬月之積也謂塞不善吾不
敢云嗣籌者宜計較利害終始乃從事可也

樟樹關橋議

管大勲

峽江故無橋橋之建從淮商議也峽以上民用廣鹽賈
利者輒駁販駕輕舸乘風上下連日夜不休淮鹽始壅

不得通商患之於是自乞增引值橫截峽口建木橋以
遏廣鹽私渡未幾風水漂摧橋廢近爲理財之言者欲
建橋樟鎮設官抽稅果一舉兩利之策乎竊嘗籌之故
老言寧庶人橫時白晝攫會城賈貨賈噤不得施乃謀
趨市樟鎮居人行子蜂乘蟻聚朝暮常滿而樟鎮之名
遂起嗣後民商胥薄市落矣矧又有辛酉流寇焚掠之
禍夫稅法居貨稅行貨不得稅日者川廣諸商十鮮四
五至卽至取盈額稅而止鎮關之建其利害勞費相準
何如也鎮水汪洋湍急視峽再倍當峽關之壞也狂飈
暴漲食頃耳列艦長橋搖瞬不得顧後有司籍其棄餘
曾不移銖今移而置鎮官自爲之其亦有淮賈之算乎
嗟政誠切司計販夫誠擅利使淮賈再至吾知其畫無
復之矣然則訊市剔弊彼匿稅私鹽不有法在乎姑志
斯語俾足國籌邊者擇焉

清江馬差議

答何太守

蕭允儒

差馬之役有利有弊其來舊矣嘉靖初年未行條鞭每
里各出一馬逐年更換中年以來因里長鄉居難以走
遞包與城中富戶每馬一號至費銀四五十兩自後鄉
戶稍詘城中馬戶益增其值告苦不已改令納銀在官
止雇一百號每號給銀二十四兩市民領出餵馬走遞
寬然有餘其時各衙門取用長馬數千里外並無缺乏
每馬戶缺卽用頂首十餘兩最後亦不減四五兩方得

承充議者見其豐盛裁革工食止十八兩一號遂難支
持延捱數年又增至二十二兩嘉靖末年行條鞭法又
復減省工食止二十兩今止十九兩萬曆初年又通行
減省馬數止八十號夫工食省既不足以周餵養走遞
之用馬數省又不足以舒馳驅往返之勞於是馬差始
困然猶支持數年者以舊馬戶未甚貧窘勉強奉役耳
自庚辰辛巳以來馬戶貧窘矣又因之以水旱遂爾紛
紛告退不用一文頂首城市尚無一人肯頂充者因循
推托卽向所裁減之馬數亦復缺號今始補足城市之
人一聞馬戶保之代替卽用錢買賄求脫甚則逃躲他
處其間有得人承替者則舊馬戶或以其馬賣與之而

索高價或責其人津貼之而生兼并往往不逾年而馬
差之告困猶故也凡此皆已往之故轍因革相循利弊
相半大較可觀今欲立新法以杜後釁未見有其策矣
要之天下未始有不弊之法亦未始無救弊之法在因
舊法而調停之庶乎其可耳有言用里役之馬者蓋以
里役十年一度勞費似不爲過也但里役馬差已入條
鞭徵銀矣又令走馬是雇役差役重行也雖給銀與之
終不免於科派之嫌况里長在十年中先一年爲保長
後一年爲經催十年三役又加走馬鄉民曷堪命哉此
不可行也有言保富戶之馬者蓋以鄉民無在邑之舍
馬戶缺人不得不保之是則然矣但城中富戶今多消

乏若欲常保以爲更替則滿城能幾何人一更替尚且
不足而况再更替乎况方保者買脫則爲浪費逃躲又
皆離散而未保者且人人畏懼不得帖席安枕城中坐
視一空矣此亦不可行也有言革包攬之馬者蓋以每
馬一號須得馬三四匹方可支持應付使一戶而二號
則六七匹馬猶能餵養倘包三號四號恐難蓄馬至十
餘匹也蓄馬旣少則一時并差必有悞者是故以革包
爲便然一戶一號事雖當而費僅僅給一戶二號或三
號則工食多而費亦稍稍相資但包馬號多者須查係
殷實家方准之以富室僕從人衆事可立辦若貧人而
包馬彼直利官銀以贍私家事急則棄而去之不顧矣
此酌而行之可也有言追復馬差一百號或九十號追
復工食二十二兩或二十兩者蓋憐其疲而多其馬則
力不勞哀其窮而多其價則財足用誠有裨於差馬也
第馬號馬價具有成憲恐當道念臨人饑饉之後不忍
加派耳此甚可行而未可必也有言議均差遣議給工
食者夫差遣本無不均也而胡以議蓋差有二有遠差
有近差就遠差論有用其騎坐者有用其雇值者南方
馬力不能走遠卽北方長路亦須脚家倘騎坐而長行
必無完馬矣惟雇值一節遇有上司取用須以道里爲
率每十里約值半分至百里五分千里五錢卽數千里
外亦無得過三五兩其值亦無得責差一號須各馬戶

朋出之庶數少易供上不遲悞公家之期下不獨累養馬之戶是所當念也近差則道路遠近當計過客差使折乾當計大約立簿籍記往新淦充一差往新喻豐城瑞州充二差往省城充三差循序撥差卽以一差爲準遇二差者免一差遇三差者免二差此外並不得免卽遇馬倒亦不得徇舊例免之蓋一戶損馬雖可憫而別戶并走則皆苦矣况疲病之馬戶戶有之彼見馬倒必免差競以爲辭相續躲閃甚或買病馬以圖免馬是計費馬價甚鮮而得工食甚侈也至於折乾亦令馬戶以遠近爲率不許多索庶數有常而爭自息矣工食本無不給也而胡以議蓋工食有二或兌支或追給兌支雖若便民然分戶或在刁鄉或係貧家卽有兌無支也莫若通查合縣四差中馬銀若干每鄉每戶該銀若干大小戶相兼通融分作八十分當官隨手分僉各馬戶票馬戶不得揀擇胥吏無由那移至公至平戶戶得兌無復捱脫方爲實支然須先年一季預給乃能支討以供本年之用若不兌支而領官銀尤爲實支亦須預先給領一季乃能措辦若過季而後給未免揭借以充費及至得領又須加利以償債是費一而當倍也此一說特有司之事易行而亦易弛惟當申飭之亦在所可行也愚所謂因舊法而調停之在此數事而已蓋一法立則一弊生故興一利不若除一害云爾芻蕘荇菲不識時

務伏惟裁幸

祀名宦議

蕭允儒

竊惟祀典載在令甲爲夫法施於民勞定乎國也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也則祀之臨江自設官以來涖郡邑者教養敷於當年聲光紀於志乘業多登崇名宦祀矣今舉所宜祀者得三人焉戴德孺字子良號雙江臨海人正德間由進士守臨江維時瑞州華林盜起殺副使周憲臨江無郡城盜至自東而南傷殘極多甫殄平而德孺至卽議建城城成輒爲雨水傾塌乃建串樓覆之城得不頽各縣鄉民以兵興故豪猾者率吞噬相結庸懦者悉凋憊難支德孺刈強植弱黎庶以安未幾

宸濠反乃集民兵設方略約鄰壤共從王都憲討之以功陞雲南右布政卒此戴侯之大政宜祀也徐問字用中號養齋武進人嘉靖間由進士守臨江恢廓耿介爲士儀範立講堂闢射圃覈祭器樂舞之數尤念切民隱先是辛巳歲洪水嚙隄壞田廬無算遂督增圩岸水以安流若新淦之新市陂清江之梅家畚沙河隄至今賴之官至刑部尚書所著有養齋集行於世此徐侯之大政宜祀也謝鵬舉字仲南號松屏蒲圻人嘉靖間由進士守臨江端毅持大體甫下車值歲大旱合省禱不應鵬舉步禱白牛岡日一往返不少懈隨得甘澍歲用以登明年辛酉粵東惡少乘倭奴煽亂流劫旁省鵬舉先

事爲備賊至新淦城下淦尹樂舜賓方堅守鵬舉發卒趨擊賊去淦劫清江之永泰樟樹二鎮焚掠殊慘將渡江郡城洶洶諭令無愕而分布鄉士大夫守城諸門亟督兵壯統鄉旅往搗賊營殺賊頗衆賊又避永市入峽江何君里會兵憲盧公岐嶷親督兵撲殺之於何君里又追逐撲殺之於清江之洋湖皆鵬舉相機策應功也逮甫平有詔當道駐劄郡城而陳公大賓以大參適來覩郡邑庠序瀕河湫隘欲飭新之鵬舉以爲己任不勞民不傷財措置有方未朞月而告成迄今得人獨盛官至戶部尚書此謝侯之大政宜祀也若夫潔已愛人禮賢作士汰浮敦朴剔蠹扶危則三君子之所同者誠爲法施而國定災禦而患捍以申崇報而光祀典於無窮莫踰於此矣

國朝

褒忠祠祀典詳議

鄧廷輯

爲釐正祀典事竊照報忠特崇廟祀列享務期有倫謹按臨江府城北門外有褒忠祠建自宋景定間原專祀死事知軍陳公元桂明正德中李夢陽提學江西以死事知縣趙公孟濟配享嘉靖七年知府錢琦增修祠宇以趙之死後於陳十數年不當在配位復得知軍鮑公廉死事因爲三木主並祀而廟仍舊額其增續後先列祀本末載在明歐陽鐸龔守愚二碑記班班可考唯今

春秋致祭廟中現設五木主於陳鮑趙外復列元義士
劉公天祐明棗陽知縣郭公裕二人不知何時入祀無
從稽考按府志舊志劉清江人元末紅巾寇起劉以軍
士舉義謀復郡城力戰援絕被賊追執而死是劉雖非
官於斯土然均屬守城授命按諸以死勤事之義其列
祀褒忠祠內固爲允協若郭爲清江舉人明末知棗陽
縣城陷抗賊而死其死事本在棗陽則廟祀亦宜在棗
陽與官於斯土者殊有區別以之並祀於陳鮑諸公之
列是爲非倫祀旣非倫神必不享而江西通志載明初
臨江同知趙公天麟死於陳友諒之難與趙德勝十四
人並祀南昌而臨江褒忠祠內未經設主似爲闕典茲
因增修縣志凡本邑祠廟應行者正敢捋管見請將趙
公天麟增祀褒忠祠內而郭公並祀鄉賢及孝友忠義
二祠其褒忠祠無庸更設主牌則不致以非倫瀆祀郭
公而於守土死事之臣無所缺逸典祀益昭慎重矣
按此議極爲允協其云劉天祐郭裕不知何時入
祀由未見黎騫五忠合祀記耳茲於壇祠已經辨
明爲更錄騫文於記類以備稽考

碑

南唐

創修太平觀碑銘

并序

江文蔚

夫蒼旻異用潛默之度不踰文質代更精微之理無改

惟王順則推而廣之亦繇江漢本乎濫觴拱抱漸乎毫末墜茨弗繼非考室之心樸斲未勤非梓材之意道實宏被萬物可以觸類而言是以紛羊如雪遡窅然之真風白雲在天窮沃若之遐武並驂軌祖后冠德孫謀元風道業此之謂不朽南朝多士形品既清方焉道流楚材雲構靈園並方於吳會閱館錯峙於楚都袁州新喻淨觀者東晉許旌陽令遜所舍之地也遜稟命丹臺肇基喬嶽既植根華苑絕迹青邱圭臬無炤景之功衡鏡非入神之用性與天道無得而言濯纓成務之端解黻遺塵之舉詳略異任國史存焉若乃高擅樞機俯同稱謂蓋道以微遠業以勤興述德一謬旁行不返養名獨

善者以心賞為元通體奇載僞者比神姦於日用於是舍南郭之几足歷名都役西州之智心服神教菁莪之義既遠烟霞之望斯集夫東西南北無隔於殷人而負龜棄杖終焉於故域觀其名區奧壤寒燠之所盛衰崇岡峻岳曦舒之所朝夕茂林修竹蘭亭繇其散懷左江右湖荆臺所以忘返方城墨守於齊旅夢澤陸海於江都雖流品不孤提封具萬固亦重約諸鄙偃蹇數都神仙所會可焉無論古而無死歎駕斯遊彼都人士乃心餘盛以為箕墓既喪遊旅之迹未渝萬壑已遷主第之形蓋闕乃儀星邃宇象帝殊庭維師其母比肩靈匹珍枝鬱其茂秀蟾閣疎以參差葦茹攸去風塵自遠豈徒

朱鳥或開方窺承華之殿靈槎可渡纔指雲漢之津及
京雒中微諸侯遂競神仙所處荆棘生焉有吳維新肇
同造物而昧旦之政青鳥不遑貨殖之家瞻烏迷復遂
使灼矣銀潢翦焉蓬華覆篲非擬捕影淹留國家紹帝
唐之鴻風系宗社之絕業在玉衡之政納龜字之疇百
揆有倫墜典咸振是以殷輅周冕禮縟王圖祀夏配天
功昭帝宇瑤山緝熙於重耀麟距申固於維城若其正
位凝命振人育德柴車無不教之士嘉石無可恥之耻
裸壤暘其夏陰胡貉曝其冬愛通驛四荒烽燧之途寂
莫屬城萬里華實之野陰烟周鳥漢麟宛駒越雉左右
喇牧朝夕視聽陳侯習其楷矢漢輦惡其騶牙貞符之

效既熙華裔之情允洽方將覆雲霓於方夏返鑿鑿於
伊瀍乃微福真源宅心靈迹此觀無絕於廢而有繼於
興愛存於人而樹伐於代執事靡鹽實啟皇唐命考舊
基同夫經始樊圃斲梓陶渚漂梅西海白丹南山青腰
高陵啟其爽塏陰谷獻其幽邃規矩林薄繩墨烟霞陟
遠成高因深測秘面瑤光而鑿牖度雲錦而飛甍垂璫
綵而成風奔星雲而遺景元儀既穆真侶攸宜朱桂充
階荃蘂竟水粵以貞元六年正月觀成賜名太平之觀
將使珠阜或駐脫屣於冰嬉姑射或遊爛鞭於龍御士
有長往之節物觀大道之行蓋所謂維新舊邦永啟厥
後者也臣仰奉宸謨式揚斯義庶乎燕昭南牧驗蓬闕

之無更令威東來悟城闈之可恃功塊比於銘鐘文鏗
鏘於盈耳播龍篆於三楚垂國芳於萬祀其辭曰大道
伊融萬代資始有開必迪在積斯峙處樸見昭被文則
史象物爰分靈長有寄昔在晉氏有命維馨元氣光表
素履充庭隨以員殖和此方凝於昭若士祥發慶膺維
甫及申公侯必復服爵帝庭飛祥景胄考制道區樹風
元圃如彼靈湖歸形列宿維厥士女欽風靡形遊神秘
宇咸秩丹楹珠池罄曜瓊廡輸英遊曦駐晷集婺留星
方連有汙王塗或闕抽楠羅梁燔烽舉燧煙駕遺塵丹
庭弛衛造物雖隆菁華靡寄天命濬哲下武惟唐因基
有峻絲枿斯芳膏以元露郁以丹房在上麟德爲下金
相惟皇惇典無幽不舉矧乃瓜瓞肇惟教父建木千尋
神臺九戶蘭砌重陰丹塗載廡文哉有毗壯矣斯棘冰
谷傳瓜元州運石隱几辰居服膺泉塞惟王法象外觀

中國

宋

薌林碑

孫覲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
尚友千載治一室手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其中自
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閒年四十
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淦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
焉藝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眞得

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
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
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
嘆良久親書薌林二大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羣
公在廷驚顧動色於虜盛哉未曾有也子諲倭上之賜
移書屬孫覲爲銘銘曰肝膽一如薰猶殊臭鼻識妄聞
六鑿交鬪唧蛆甘帶蜣螂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
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爲佩手援紫藟掉芙
蓉旗蕙肴蘭藉飲芳食菲芳菲滿堂薦馨在德葵傾草
靡偃風就日帝闈九闈孰播厥芬神交夢蘭基於獻芹
扁榜峩峩來從天上壁月流輝浩褰帷帳天命不諂惟
德典諸錫慶毓瑞充公之閭

明

重建東嶽行宮碑

張徹

五嶽天地閔最大神最靈前代有國土者以其能興雲
雨利民物極以帝號洪武初虛其號而不用咸以神祀
之所以示敬也臨江郡城西二里舊有東嶽行祠通祀
五嶽而東嶽無專位每水旱疾疫吏民禱之虔則應祠
之建置年月不可考經歲滋久日就傾圯吏祭不恭民
慢不敬育風怪雨並作水旱饑饉相仍宣德元年夏四
月不雨百姓無所訴呻吟遍野適郡守寶坻朱侯得歸
自京師與僚吏謁祠下禱曰守不德無以格於神幸奉

聖天子明命作民牧典神祭祀聰明正直憫我民以雨
我其新是祠明日復謁禱如初於是元雲勃興雷電交
作靈雨隨至入府庭大如注官吏相慶士庶騰歡溪澗
有湧泉土田無龜坼連三日萬畝沾足百穀有秋向之
呻吟變爲歌謠達路之人莫不曰大守雨守蒙神惠諭
於衆曰願新廟者無食言於是命耆民談子建等以庀
工鳩材經始於宣德元年秋八月竣工於宣德三年冬
十月規制一新金碧輝映位其中以奉東嶽與其侍從
舊之五嶽爲寢宮於後以栖前之左右分善惡爲二十
四司又其前作三門而翼以從屋神各肖以像鑪餅香
案之屬亦各極其整備祠成宜有石以登載事蹟守以
文屬余余謂昔也神不以字則無所降依今也神受其
獻則有來景福非郡守能盡愛民祀神之敬其能致新
廟有翼而神祀有永如是哉故爲文俾刻之并系以詞
使工祝歌以祀詞曰神降兮泰山靈皇皇兮兩闕乘雲
氣兮往還與日月兮相與循環作民兮威福十雨五風
兮焦以沃侯之祠神兮酬景貺神之報侯兮榮寵祿佑
我民兮以繁祉豐我嘉穀兮驅我厲鬼我民報祀兮無
窮已自今兮延於永世

天寧寺重建大雄殿碑

胡榮

清江碧嶂之間大天寧寺特踞其勝唐以前名興化寺
咸通中韋宙爲嶺南觀察使泊舟寺側睹江中異光得

鐵佛置寺內改稱鐵佛寺宋賜額天寧萬壽紹興間更
報恩光孝禪寺元至元間再更大天寧寺易禪爲教大
開講席增置水田歲租三百石改創大雄殿虞文靖公
爲之記至正間兵燬國初丁未歲僧克文復荆郡守劉
貞助其成太史危素記之厥後竹隱作山門大虛作鐘
樓都綱如公作方丈復文新公飭諸像建法輪藏殿圓
通閣石菴堅公剏僧堂堂後作樓尚書毘陵胡公記之
其大雄殿自丁未至宏治庚戌一百二十四年矣風雨
震凌日就傾圮僧恒魁自景泰乙亥持衣鉢餘貲出游
荆襄吳湘閩節齋累積致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餘遂召
集良匠撤其舊而重建焉崇峻深廣雖仍前規而巨材

堅甃塗塹斷削塑繪之巧黃金丹彩之工雄偉壯麗瑰
璨崢嶸視昔倍加江光山色若益增其勝槩郡邑長貳
暨閭閻士庶靡不觀頷讚歎經始庚戌冬十二月落成
於丙辰秋八月凡七年而旣完且美乃具始末請記於
石予惟佛教入中國逾二千年歷代承祖印揚宗教固
皆畸人異士神通願力足以感物動衆而然若乃經營
締造使琳宮寶相致莊嚴聳觀瞻亦必堅忍持戒有行
高僧然後能之顧僧宇修建率資募力今恒魁上不藉
力宰官下不募助諸方鳩工營作悉出已貲抑尤難矣
蓋其心以謂佛之上乘證覺作我津梁度一切苦厄能
除妄想煩惱解脫諸障礙非崇其殿宇嚴飾金容無以

罄尊事之誠是故寸累銖積勤苦四十餘年而獨力成
此洵云難矣恒魁號必榮清江楊氏子今僧臘五十七
守律習教精嚴弗懈是役尤緇流所仰式者也系以銘
曰中華名區多建梵刹惟大天室叢林樞轄江水澄清
峰巒秀拔拱揖縈迴樓閣軒豁大雄寶殿畫棟丹楹金
谷彩綉林谷輝生孰底此績魁公必榮勤苦累歲殫力
經營弗募眾財化居是賴發篋傾囊良金織貝誓報佛
恩慈悲廣大如日行空照開宿靄嗟爾徒眾棄俗投師
灑經肆教夙夜罔遺能明自性無法無爲燈燈續燄銘
刻有辭

梅家畚修隄碑

孫偉

清江水害梅家畚爲要舊有隄善崩春夏浩淼歎激蕩
沒民產虛賦之家千餘戶且虐隣毘陵養齋先生刺臨
三年水禍無虛歲因嘆曰民害若是若之何弗弔而忍
食其力乎於是積罅縮浮財用度可乃降省規制授父
老子弟具畚鍤版築從事練習知事者八人爲長分命
屬僚先後釐厥工自壬午秋八月至於癸未春竣事修
百丈中股弩鬪水勢東瀉濶二十丈高半之旁教民雜
藝靡綬圖經久是歲水三至東潤絲軌無害黎服大悅
走公廡下稽顙謝公不居曰若民勞也其善視無喪厥
功於是咸德公無已相率求其鄉大夫孫偉銘石道左
係遠思焉夫治民當恤其大也子產乘輿之譏謂夫小

清江縣志 卷之二
之也惠盡而害猶是也公之理民利病甚多惟築城江
岸築茲隄竭心力焉蓋二處相傳有水怪而咸卽功其
昭德之致乎夫德昭而民不忘者人心也立辭以像賢
者示遠也遠而益知有公吾郡不誠重矣乎詞曰湯湯
楚水大江具區孰汨而橫孰道而趨蕭蕭梅畚列水以
家昔胡嗷嗷今胡歡譁維彼歡譁匪民之旤哀斯遺斯
疾病有告其告維何天降泔水蕩我田廬饑我父子惟
茲父子將適樂土帽帽徐侯來此遐莫遐莫來此憂心
策策奄有大防於河之側靡云不逮孔棘有成靡費不
貲民弗覩瘠維豐有年維筠有歲百世之閑三邑之惠
勤官漳澤古昔稱賢工重民力春秋書年嗟嗟徐侯德
溥功茂民歌民頌與石同壽

靜治堂碑

汪俊

臨江古名郡入國朝洪武己酉郡守劉君貞建堂扁曰
衡鑑至宏治戊申再周甲子矣戴君瑤至始加修葺易
瓴甃及榱桷其梁棟欹側者列四柱支之尚君縉至加
藻飾易扁曰靜治旣而日就傾圯則益以支木橫斜旁
午羅布堂上嘉靖甲申海鹽錢侯琦以刑部郎來守顧
瞻歎曰是烏可已彼前人亦知其不可已而或詘於時
或弱於志徒委之而去吾尤而效之可乎適新置峽江
縣未遑并事今年丁亥侯度可舉謀於同僚諸君曰然
謀於鄉大夫皆曰然乃遍白於上官又皆曰然都御史

高吾陳公特獎與之侯乃稽公羸節冗費益以商賈縑
直讞獄楮價及肯贖市材於楚陶甃於郊召匠於近郡
經始於四月辛未迄十月丙午堂成凡幾楹四丈有五
尺深六丈有奇廣如之環露臺植石爲闌干輪奐高爽
至者改觀扁仍靜治堂之前楣繪古名臣事蹟以自勵
改建經歷司照磨所以翼堂之左右高廣視昔有加誠
足以控制四邑號令庶正而稱其爲各郡矣他如設縣
治修學校建石龍書院剏黃冊庫飭麗譙樓增修鐘樓
司獄司立申明旌善二亭作城樓弼教廳府神祠之類
積工與斯堂埒皆勞不及於民而功就費不取之公而
用足侯之才力於是微焉又於漢口建賓館以待過
客易置二巡司以扼盜衝葺附城穿樓千餘閱民皆便
之同知宇君賓通判林君元麥君孟陽推官俞君振強
同心一力以績於成知縣狄冲縣丞張貞圖立石以紀
其事謀於鄉大夫黎君龍輩而以言屬余侯余同考禮
部時所取士樂侯之政有成也乃爲之書而繫其郡人
之辭辭曰維茲有堂兮一郡之楨萬井環眎兮恃此以
不傾凜風雨之昔萃兮歷人世其幾更倏翬飛而鵬舉
兮乃不日而崢嶸匪堂成之孔易兮曰侯政之有成侯
之政兮明且恕坐斯堂兮靜以治時和兮歲登羣盜息
兮四民利侯有陟兮堂存侯名與偕兮罔墜

重修梅家畚至黃家園隄碑

楊廷麟

崇正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於修德鄉五都之閔始若髮漂終乃大圯保人之壞游如也鄉邑大夫遂人以咸懼邑侯無錫秦公閱之甚曰是不可以日月契也我乃先之則蹙言於衆曰凡壤之入以力報也邑人之嘗宅其良者以患準也嗇老之雄於旅以或腐於力者以才差也名相遠者實相近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有大福於汝後人是年冬十月度里裁匡步軌割剛耦量時景役以日至勿或敢匱遂有長長有十里鄙有督督有五人涂有植植有八表官徒有專專歷三職程事而終不愆於素自梅家畚以屬黃家園丹桂坊縱脉之三百七十丈五尺有尋而止側輪不及十之一廉則砥之弱則侔之廓以怒則參以敵之廣與崇方水迺淫之上而望之網如也已下則埤其表翼翼也凡百有十日以訖工不加昔矣又陪敦焉嗟乎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之爲淮則有泖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功爲已弗功也辭之辭之矣若之何以人之勞爲已勞也身之且身之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不敢爲利焉左移而右息焉民之不爲鮪鳧者猶幸草爾古之儒者嘗以是爲已病也或不待請而爲之甚乃不惜以其躬衛之曰吾學吾道如是也秦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已乎明年庚辰大水軌以立植無逆於防清江舊史楊廷麟樂而記之辭曰自古在昔乃牽乃顛乃涉其西華楊以別

南曰蛇溪維小阜攸同蕭水漱之遂曰滲國前之爲此
或廿年或七八年乃至歲易秦公成枳以仁以勇衆力
以傳土樂工良使我人曰枳我公之爲德制身者道物
制者才公則有之曰王國曷微我宅我田曰王國曷正
我徒我車曰王國曷成曷洽我士我工嘻乎嘻乎江之
永矣嗣者其前良乎念茲戎勞敢告月日

國朝

西竺禪院碑

汪清

西竺禪院距樟樹鎮五里許始於明萬曆丙午秋有鑒
虛禪師自石城庵飛錫而來時居民余廣一施地數武
衆姓助金構屋數椽居之曰勝隆庵然甚狹隘難以安
置如來鑒公復自捐資續買余姓之田築基而擴佛宇
環栽修竹因名其山曰翠筠易庵爲西竺院此山各之
所由來而斯院所由起也迨鑒公下世余姓亦弗嗣院
宇漸歸剝落

國朝康熙戊午冬有邃光和尚者鑒公之落髮孫也得法
於新昌之洞山觀其殿宇傾頽感懷舊蹟因解已囊買
田數畝再擴其基復化十方重建前後殿宇左右廂房
宏暢宗旨接待十方三十餘年未嘗少怠遐邇仰其真
風道俗慕其高行時有香溪張培原等施田供佛但其
田艱蔭注己巳夏大旱邃公禱於韋馱得雙泉通流灌
溉遂爲美產慧力智門和尚與雪青上人皆邃公嗣法

弟子因師謝世乃上下兼顧又苦地勢低窪一值江漲則蓮座幾浮枝瓶欲沒欲另增新閣壯觀瞻避水患遂於丙申夏疏募僅得三十餘金智公曰願已立矣敢因所募之微而廢乃事爰借百金并質鬻衣物罄所有而建留雲閣於佛殿後是歲七月庀材鳩工歷半載落成有滄邑監生周懋猷裝置彌陀觀音二像於閣施田十畝於是規模大擴今智公欲謝慧力而休老斯山以院無碑記恐歷久而不知所自也乞言於予將勒諸石余惟院之所自僧自能言令自述其來歷而系之以詩曰易美克家書稱肯堂惟釋亦然有子則昌伊彼西竺鑒公所卜梵宇初展檐楹猶蹙不有邃光藍若誰芳載關琳宮羣飛上方嗣法多賢智門翩翩雪青同志無著相連曰此花宮地猶可充留雲勿建終未成功傑閣嵯峨室並庵羅感孚神人喜動蘭陀吁嗟浮屠克壯先居奈何世冑輕喪其廬爰記其盛爰述其情使勒諸石光紀斯銘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三

藝文五

記一

宋

閣阜山景德觀記

楊申

大江西南廬陵之北距清江縣治五十里有山曰閣阜
方廣嚴麗如天一閣望之宏邃其色蒼然唐儀鳳中道
士孫道沖請於朝朝廷命以賜之按道書天下福地七
十二茲山第三十三中山之吉爽以爲觀世遠莫知所
始考地志之可見與夫古今逸民方士遺蹟尚在吳晉
之閔山有漢天師張道陵真人丁令威吳葛孝先煉丹

壇井灑像隱然葛憩源葛君燕息處也聞飛瀑之聲曰
鳴水臺峻極霄漢曰凌雲峰張君葛君披斲之地曰著
衣臺南切蕭子雲得道之宮北瞰張茂先望氣之谷神
靈所宅信不孤立唐初興造闢土得巨鐘鏤文隋開皇
十四年鑄下有虛皇真人玉像三自此皇朝賜名景德
及龍圖天章寶文御書總一百二十卷泰山芝草二良
田二十頃今學道之士五百人爲屋一千五百閤嗚呼
盛哉道士鄒九齡熊崇天錄寄事蹟來請爲記予謂崇
邱鎮地因方爲望昔者天子巡狩必升高燔柴以見上
帝推其恩德下逮民物豈特具禮而已保迪太和敷錫
海內使精神毓鍾嘉善雲氣降爲膏澤由舜訖周文煥
方冊小補云乎哉秦漢以來王者所歷不夸功烈卽志
於神仙非昔人館御之意也吾鄉一山歷代崇顯皇朝
致禮尤嚴且厚百數十年天平地成民生此時積世不
聞兵革雋異並出公輔相望人知阜康仁壽而不知上
之恩力予雖不敏老於儒林蒙恩爲郡行年八十待罪
列卿子孫各以祿仕覆露於中是亦幸民縱未能幅巾
林麓鼓舞聖蹟發爲歌頌以耀金石若麤稽勝美安辭
以拙哉時熙寧五年月日也

慧力寺輪藏記

王 雱

臨江慧力禪院無藏經僧善周住持之明年始募衆得
錢寫經作轉輪藏貯之藏前設佛菩薩龍神之相餘百

軀刻雕金碧之麗觀者駭矚而不盡也凡更八年週七
歲而當熙寧四年二月十五日工告畢嗚呼可謂勤矣
予嘗以謂佛之爲法無乎不在而天下有不聞佛法之
處蓋衆生之法有焉而不能自悟必有推而廣之辨而
明之者然後法行焉然則彼無法之處非無法也無行
法之人也以衆生之迷沈愛海攫癡疾不知幾千萬億
劫漂淪之痛毒莫知所濟息而是經也實爲之船舩醫
藥假令有人拯溝瀆之溺療瘡痒之疹而非報之求則
是必以爲善人長者若周捐鬚髮絕親好垢衣菜食苦
其形體宜其無求於世矣而獨能憂衆生之患方建是
藏以爲愛海之船舩癡疾之醫藥則其於施也豈徒善
人長者之謂哉然則佛作於前而行之於後者周乃其
一也周以禪自明其於辨而明之必有功矣而余未之
親聞若夫推而廣之則作轉輪藏其效也予故樂爲之
記

清江六賢祠記

胡銓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向公歸清江舊隱曰薌林飯蔬飲
水徜徉田閔常怪佛老之廬突兀相望而學宮卑陋弗
敵乃輟月廩積三百萬錢將創閣以皮書於講堂之上
且侈大其制以風學者未就而捐館其子右承議郎新
通守蘄州澹始克卒公志宏規殊裁收一郡之觀於是
伯仲相與謀曰是邦人物如劉氏兄弟時則有若侍讀

原甫舍人貢甫孔氏兄弟時則有若舍人經甫侍郎常甫郎中毅甫皆一代偉人請圖其像於閣以模楷後學不亦可乎教授宋君翔子飛與諸生聞而避之相與謀曰公作此閣繫名教是賴併繪公像以六五賢不亦善乎皆曰諾既繪事偃工則又相與謀曰是不可無紀乃千里走書衡陽請記於某而刪定方君疇耕道亦書見速某頃位於朝嘗辱公之知且嘗撰杖於尚書晏公景初侍郎曾公天猷及李公似之聞二三丈緒論得公之爲人頗悉矧此又盛德事其安得以固爲辭曾子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是勇也優游春容不動辭色而置天下於磐石之安忽焉遭之則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兕虎不能驚烏獲不能猛秦成不能力圉犖不能捷州綽不能搏賁育不能守狄彌不能軍北宮黝不能逞是奚術而然哉其必有不恃勢而強不假怒而威不借兵而勝者矣方司馬公姦黨之碑立天下不敢言公獨以爲不可方劉公器之居南都陳公瑩中居南康天下皆以爲當然公獨以爲非是方僞楚君圖天下陰拱而觀變公獨扶義而麾之挫虓虎而奪之氣豈非至大至剛如曾子之所聞於夫子者乎今夫天下皆亂而已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爲未至當陸寇作於東南非天下皆亂之時乎而危言危行奮不顧身可謂已獨治矣方持

秦時朝廷清明內自宰相以及百執事若而人外自部使者以及守宰若而人雖不能皆賢然往往號一時選非天下皆治之時乎而以柱史一言力求去職豈不以已或未治而任重者固應爾耶初公之帥長沙也力屈城陷議者咎公以不死竊嘗語其故矣方敵人長驅江左席捲湖外公以千百烏合之衆戰百萬方張之兵守一城以捍一路蔽遮湘南沮遏其勢荆廣之不亡公功爲多當是時所至望風犁頽獻城而圖存者不可以縷數受僞命假守者相環也舍此不議而以死節病公是大不可曉也故嘗論天下有重可有重不可理可得而我任之此重可也理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不可也公以尺書定睢陽如形格勢禁而志不得於咸陽傳寸檄搯僞楚如招放豚而忠不信於柱史折箠以制強敵如驅羣羊而迹不容於羣小以孤忠締萬乘如膠投漆而位不登於三公蓋公之所可者理所可而其不可者理所不可也或曰子之言似矣然是祠非古也且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祀毋乃不典乎某曰不然昔固有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又有所謂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公也與劉氏孔氏兄弟皆有功於名教與鄉先生孰多以道德教人視樂祖孰優像而祀之獨

不得與祭於社祭於瞽宗者比乎然以勞定國能捍大
災公又何愧焉

劉氏墨莊記

朱子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於潭
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且言曰清
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
年既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
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
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
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先君子獨深念焉
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
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
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
增益僅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
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
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閱清之不肖
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
孫不顯義方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
澄之意誠美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以通書記事者
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
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
紀之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旣去五六

年書疏往來以十數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之本語與熹不可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於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卽其曾孫也諱滁字全因官至朝奉仕旣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熹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

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遊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淳熙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臨江軍進士題名記

謝 諤

郡進士試焉貢於尚書禮部又試焉奏各於上又試焉而官之郡必有題名記非誇也勉於後也謂所居之郡前者有如是而後可加勉也其必曰公曰勤曰廉曰恕蒞夫事而功從之母爲虛名而已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前之所題者有若士焉有見於此所勉益甚國家合吉袁二屬支邑以爲臨江其人才鼎盛且未艾也淳熙十一年夏與舊友徐君得之相與謀一石而寘諸

泮宮既謀之又爲以其意而記之

閣阜山崇真宮記

周必大

古者名山大川在中國者皆雄尊浩蕩領於祠官天子巡狩望秩爲民祈福而已荆之衡嶽猶以爲遠自有熊氏已祠濶霍况其他乎當是時上旣不求遠畧下亦安其常居雖有黃老之言何自而入空山窮谷稀奇絕特之觀誰實賴之及周穆王車轍馬跡馳驚於八荒中天之臺瑤池之宴寢傳於世秦皇漢武忻然慕之繇是有爲黃老之學者而爲方士之術負策抵掌順風而至美門安期之說興徐福少君之詐作當是時上雖信之其徒未盛於下也及乎土宇日廣生齒日衆遐方僻地列

居郡縣王喬薊子訓左慈輩又爭以神怪風動四方於此時也豈特人主嚮之所謂四民往往從之矣從之者衆必有所聚旣不能安處於廛市則搜奇擇勝梯崖架險設壇場立室廬茹芝鍊丹於人蹟不至之地一巖洞之幽一山谷之秀殆將無所遁其形宮觀遂遍天下而尤盛於東南此積習之勢然非今昔之理異也彼所謂清都帝居十洲三島旣茫昧不可考而洞天福地載之傳記有可言者距臨江軍四十里山曰閣阜蓋福地之第三十三也自漢末張道陵葛元丁令威皆有壇井故寰宇記以爲神仙之館舊隸吉州新淦縣建臨江軍乃屬清江形如閣色如阜以是得名初置靈仙館煨燼於

隋至唐道士程信然掘地得玉石像尺餘覆以鐵鐘創
草堂居之先天元年孫道士爲臺殿因山名觀咸通大
火玉像僅存楊薦父子次第葺之江南李氏改名元都
天禧庚申熙寧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賜號崇真
宮前對凌雲峰後倚東西兩山皆有壇其東葛其西張
也水出宮後名葛憩源凡半里餘聲潺潺行石閣大抵
葛仙遺跡爲多故崇寧閣封冲應真人誥命在焉北有
令威觀甚久失入門卽御書閣十一楹藏熙寧賜書百
一十八幅章聖封泰山芝草二本皇祐新樂圖一卷紹
興宸翰十幅閣後設傳錄壇蓋法許受錄者金陵之茅
山廣信之龍虎與此爲三徽宗朝給元始萬神銅印至
今用之次日金闕寥陽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應
堂其東曰祖師殿曰藏經殿最後玉像閣五閉其崇五
丈四尺雄傑冠於一宮凡殿宇皆翼以修廊道士數百
人環居其外爭占形勝治廳館總爲屋一千五百間江
湖宮觀未有盛於此者士大夫川浮陸走無不迂途而
至乾道癸巳予亦至焉讀廣明許元真咸平張賀熙寧
雙漸楊申元祐張商英諸碑雖隨事登載辭頗異而同
如以鐵鐘爲開皇舊物視其款識則咸通十三年所鑄
也玉像有三其一憑几而坐二人跣足並侍亦與此書
不合於是主首李漢卿王允成王次鼎俱以宮記爲請
予諾之而未暇今管轄王自正知宮鄒時億副宮劉惟

允度師陳處和懇請益堅予謂易觀爲宮殆且百年此而弗記闕孰甚焉乃爲會粹衆說詳考初終使好事者知自昔羽流凡三變而其教成此宮因地之利歷千年而其制備庶幾有考焉若夫叙勝概述清虛則有前孫偓李綱宋齊邱沈彬孟賓于徐鉉陶弼之留題近世道士張景先陳孟陽陳彥舉黃嘗吉之詩集傳於山中此不復云時慶元二年月日

朱文公祠堂記

翁甫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原於天而受於人自羲皇開闡人文以至於我夫子皆盛德之至而斯道以凝者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實於是乎賴顏曾思與接續正統孟氏以後則其傳泯矣末學爭長異端滋熾千四百年閱冥冥如夜道之幸存者人心秉彝不可泯耳安有至德爲之宗主以覺夫人之天也哉天開我宋文明之運儷古極盛而周子程子出焉先知先覺開我後人孟氏之傳久絕而復續矣吾道之南篤生紫陽朱子丕闡濂雒之教羽翼聖經息距邪說蓋極其鑽仰之勞磋磨之益而後得之真我宋之夫子而大有功於濂雒者也夫惟有至德而至道以凝此周程朱子所以無愧於孔孟之傳也歟甫將指西江慨念紹興甲寅文公被召歸自長沙買舟臨江賦詩過桂山謝公家德星會聚邦人繪

爲圖以相誇詡今甲子一周矣臨江別乘大博黃君築
文公之祠於廡之左廡古驛所樓圯不存君爲重屋復
揭近江之扁以還舊觀祠成君與大守寺箴魏君率僚
屬及諸生修舍菜之禮以勉齋黃先生嘗宰淦邑而主
一張公亦師事文公邦之賢有德者侑食於祠誰不謂
宜竊想一時人物之盛衣冠儼如珮履鏘如瑤席兮玉
瑱蕙蒸兮蘭藉竭虔妥靈多士駿奔有榮耀焉邦人亦
必繪爲圖以誇盛事矣君以書來諭予爲記余謂文公
之道大明於今祠宇幾徧天下况清江昔文公屢過而
且止焉獨無祠以致尊仰意可謂闕典事昉於今歲有
嘗祀其所以興起人心使知道在此而不在彼者夫豈
小補是不可以不書祠之費皆君捐俸以給非取之公
也添倅舊無廡多因舊驛而居史君旣新築館於其旁
君遂葺而增廣之以庀司存凡百二十楹八窻玲瓏衆
植芳潔至於器用織悉亦備其不私於己如此後人可
以便安矣所賴以相與扶植斯文爲心祠有未備者備
之教有未宏者宏之德有所未至道有所未凝至之凝
之是又君今日建祠立像之意不無望於後之君子君
名洪字可大建之浦城人學文公之學者也寶祐二年
歲在甲寅八月初吉

進士題名後記

蕭 崱

進士題名禮部貢院刻石已郡學石之何志其進士皆

學出爾進士一科非孔子四科意然學孔氏名石於學亦宜之臨江古文獻之地前多聞人名著在石若景星焉景定庚申兵燬石而有未嘗燬者物色舊刻猶有存甲子徐君卿孫始與同年友共圖不朽用合衆力買石新之舊則臨刻名耶實耶進士矣視此爲一片虛名石者荒視此爲可以攻玉石者昌况人之視之枚指其實云某善行某善言某政事精某文學高是不能以一科畔四科某否某否公評最無情可畏哉新石之得三以復前題名忠先進也以勸實勝名忠同人也以俟後登名忠來哲也盡三忠仕必盡忠石非虛石是年二月朔記

元

臨江路選中儒士題名記

黎立武

至元甲申予被檄試補郡學弟子員得士四十明年部使者至議增員又拔其尤者七十有四申令典除更繇無濫選無倖免已而定儒籍合郡之第進士者升太學者貢鄉漕者并茲選凡若干人章縫于于迥異民伍庶乎貴肆矣然題名之設進士有之太學有之鄉貢漕有之而茲選未之有也爰記諸石宜哉維我鳳洲靈傑代有昔之充秋貢而蜚英騰茂者凡幾游橋門而學成行尊者凡幾擢儒冠而尊主庇民範世垂俗者凡幾有巽斯碑有瑰斯題誰爲華而企其齊而前進士黎某記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吳澄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閔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騫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公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大非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語言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詞反被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來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尺寸哉

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與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義文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轉運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閔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僞學者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臨江路修學記

吳澄

官之於人也不戾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戾於其職此盛治之世人不能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也而罷軟昏庸者有之守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饕殘

虐者往往而是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得民者豈苟然哉必曰立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倘爲其所能爲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予董江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江爲首稱明年予移疾還家道經臨江見其學宮之飭學徒之聚學計之饒學務之舉心甚異之有頃諸生合辭進曰臨江學計當時三四月已匱用不足則事事弛前教授所不能拯真定劉君德原以學正行教授事乃能若是蓋學正貳教官者也長所爲貳或不欲貳所欲長或不然此事之所由廢今以貳兼長無牽制之患故能專心一力有所規畫殿楹之朽蠹者易以良材殿壁之壞敗者葺以堅甃前霑敞重檐五閤俾行禮典樂者遇雨無霑服之憂兩廡從祀繪像一新禮器若尊爵若壺洗若簋簠悉範以銅樂器若琴瑟若笙鏞若祝敔並準大常舊制肇造購得英石作懸磬十六執事之人各製祭服講堂書樓府庫庖廩靡不修治生徒有肄業之齋教官有燕適之所其於學計徵其逋負而所入豐節其浮冗而所出約比及三年沛然足用會所餘以上送至元鈔爲貫四千有奇學有田在新淦之鄙與僧舍鄰冒占強奪垂二十年職官往問貪者中其餌怯者駭其橫率莫之誰何今茲力陳於當路僧計窮納賄以請鄙弗受竟歸其侵得米百四十餘斛予聞而益嘉之意官不問崇卑維

廉維能何事不辦君之仕此其發端耳可不謂才之無
戾於其職者與循是而充之何官不可爲也抑自昔臨
江人才於江西爲盛集賢劉公之經學視古無前尚書
謝公之古文追配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中書李直講
而無愧然未聞其繼也今在學之士有官以居有粒以
食歲息其陽者亦求所以躋二公而上合古之聖賢否
乎內之學何學外之文何文羣居所言者何言日用所
事者何事若止如今所觀而已則二公未可及也而况
於過之乎處則爲名儒仕則爲名宦必有其本其思之
哉其勉之哉於是諸生請記其語遂書以遺焉

玉華峰祠宇碑記

吳澄

吾家之南有山名華蓋祠浮邱王郭二仙遠邇禱祈奔
趨如鶩竟歲彌月無休息時撫吉兩郡之境山之秀特
者必設分祠往往以華爲號清江郡東南三十里玉華
一峰聳立拔起水旱疾疫有求輒應里俗相傳王郭二
仙所憩則與華蓋所祠同也然華蓋有屋而玉華之祠
無屋山近郭氏敬神好善父子再世擬構仙殿而未果
及孫汝賢汝敬繼承先志乃聚木石乃興工役泰定乙
丑九月丙辰墾闢基址十月乙未豎架楹棟山形險絕
俯睨巖壑跂翼翬飛冠冕其巔不勞人力若或陰相俾
陳道人掌其灑掃吾友人皮潛范棹爲之請記予家華
蓋山下數世矣莫究仙跡之實竊嘗思之自古各山有

功於民者受報而唯諸侯得祭境內之山今下逮士庶
既皆可祭古諸侯之所祭祠其人不祠其山庶猶未至
於瀆乎蓋山氣之鬱發衆心之歸向必有所寄寓故其
靈託諸超離氛埃翱翔寥廓之仙始能與山之孤峭峻
削者稱唐詩人謂山有仙則靈余則以爲仙因山而靈
也玉華之峰余雖未至而嘗至者言葛仙之岫令威之
壇拱其左雷公之壁瑞雲之巘揖其右辰其後者聖巖
爛柯卓其前者凌雲一峰暨三十六峰奇花異草嘉生
之祥不類凡品其尤足以駭人觀視起人敬信者且暮
之圓光靜夜之天燈夫其靈異之跡率與吾鄉華蓋同
而郭氏兄弟克承其父之志可謂孝也余又重皮范之
請是以記之云

先聖廟堂記

虞集

臨江先聖廟學作於景定庚申故宋丞相江萬里爲之
記實我世祖皇帝觀兵江南歸纘大業建元中統之年
也又十有五年皇有江南臨江來歸城郭按堵絃歌俎
豆儼然如故沐浴聖化斯文昭明又七十年於茲矣右
司率循故常無所改作觀舊記所載草創僅立於兵戈
搶攘之餘未有以稱斯郡之新盛者也大德丁酉故河
東李章肅公倜以集賢直學士來守是邦尚文而禮士
興學而愛民百廢修舉赫然作新命直學陳明之種松
北山辨正疆理未及有爲而去後至元庚辰前進士月

忽難來爲郡經歷以學爲政行立政修未朞年召擢工部主事又不果至正辛巳正議大夫教化的自顛移守精神折衝知無不爲下車謁廟嘆其庠陋更張有作乃八月有事於先聖先師禮成明日命教授張九疇學正李思誠盡撤其舊取材於上流擇工於旁郡度地爲垣見侵於西鄰老子之宮者重墻以包并迫切於屋壁訊之故老驗諸木樹以得李公經營之舊召其人而致對不敢自隱於是按郡志黜僞券更止耕畔表而識之日親程督未兩月而禮殿成會以父喪去又未及竟今經歷承事郎王遷來以學校爲己任餽廩不足則命路學正楊士宏貸私錢以足之而督其役室堂門廡至於垣

墻羽翼崇高有序有則偉然盛世名邦之表儀矣遷字克善本國子諸生中書署爲民部郎稍進湖省掾而爲此來也國家學制用先賢遺言拔其俊秀教之太學學成而散之四方欲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克善之興學其本於此乎於是知事余耕道照磨林炯教授楊祖欽及士宏來求文以記之其爲言也敬讓而推美惟恐其長之善我而不聞可以見克善之信於友矣稽之郡志其士尚禮教而畏清議其民安居而樂業然則斯郡也教易成而民易使也吾聞之人爲學本諸父兄則易從是以古人有鄉先生之祠焉侍讀劉公明乎春秋之旨儀禮之餘博學洽聞時多君子莫或先焉易曰天在山

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劉公以之尚
書謝公修艮止之學蓋以爲郭氏之得於邵子程子者
云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謝公以之集敢因
二公之學而述所聞焉德者何也天之所以命乎人而
人之所以爲人者也窒於氣習之固而不能有所通失
於見聞之偏而不能有所及不考於先哲之言則不能
以及其知不效於先覺之爲則不能以踐其至密察於
幾微明辨於疑似積累以至乎浹洽擴充而至乎廣大
此識言行以畜其德者其庶幾乎位者何也隨其所處
而職分之當爲者也以言乎事君臣有其職矣以言乎
事親子有其職矣以言乎事長幼有其職矣家人有內
外疏戚之節交際有上下遠近之合則亦各有其事矣
安其所止所以盡其分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人倫之
至而已矣凡民之所以爲凡民不察乎日用彛倫之閒
而不知其職者也是以君子凜然職思其憂以求盡其
分焉夫焉有出位之妄乎二公遠矣余不得而質焉尚
試與同志者講之并以爲記

思學齋記

虞集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
重之閒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
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
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

得其才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
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
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人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
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
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
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
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乃試誦所
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
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
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
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
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
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
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
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
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
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
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
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
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

清江縣儒學買田記

趙浚明

聖朝制誥路府州縣立學守令興舉風憲勉勵所以崇

教化育人才扶世道美風俗也臨江爲江右名邦清江爲臨江劇邑學校雖設歲計甚微春秋之祭祀僅供師生之廩稍不給宮牆頽圯莫克完聚至正戊子冬前江東僉憲清徹公以元勲世胄宿德重望受知聖眷來守於茲下車之初詢縣學知歲計缺狀乃慨然嘆曰聖天子以學校任守令縣學雖令職而守實總其綱可不思以稱上意乎又曰清江鎮張主一先生書院亦久廢不治而歲計充溢有餘以有餘補不足亦事體可行者繇是計路學搏節贏鈔得中統四百二十八定有奇謀以買兩處學田贍用而事屬憲府不敢自專適憲使買公糾治臨江清徹公卽以爲請買公素崇儒重道聞請欣然喜曰興舉學校實在郡守實吾分憲者勉勵之事不成就之無以盡吾責亟牒於總憲而從其請以縣尹張悅遂承德廉介有守府掾鄧椿謹飭儒者俾收民田之願鬻者優其直使無虧於民覈其實使無虧於學事未就而清徹公下世而知事芊沂將仕爲重繼成其終於是田入學者爲畝百有六十租出於田者爲石六十有四其直計以中統鈔爲定

有四書院之田數入與縣學等縣尹張悅遂承德又推廣其意捐俸修蓋殿堂門廡煥然一新時浚明承乏縣學謀於衆曰清江學校之廢久矣今焉祀事之有奉教養之有備使得與二三子涵泳而陶淑人心覺後進以助政教之萬一者郡守

清徹公興舉之德憲使買公勉勵之功郡守如清徹公
憲使如買公可謂能不負聖天子之付託矣盍鋪張盛
美刻之堅珉使後來教學於此者飲泉知脈起甘棠之
思益進而爲忠爲孝以答聖朝立學之意而知事芊沂
將仕成終之勤縣尹張悅遂承德府掾鄧椿贊襄之力
亦以著焉衆咸曰宜遂次本末以爲之記清徹公西域
人名木八刺字世明氏賽典赤開國元勳咸陽王之嫡
孫四歷風憲兩膺牧守冰玉其清終始一節其來臨江
也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死之日路祭街哭哀動
城邑雖暴夫悍卒莫不掩泣非其仁恩入人之深其能
感人如是夫旣而人思不忘乃相與祠之講堂之右以
抒追慕之情憲使買公襄吉刺氏名買來的字誠甫國
朝右族勲德名臣敬慝風憲蹇蹇其直有古人風按節
西江清聞益著吏民仰如景星鳳皇繡斧所臨如陽春
著地有物皆生故并書之使後來吏民有所考云

明

天寧寺碑記

危素

臨江府大天寧寺在唐之先曰興化寺咸通中嶺南觀
察使韋公宙道出清江維舟寺下夜觀江中有異光募
漁者沒水得鐵佛五移置寺中因改創焉邦人稱之爲
鐵佛寺此郡志所載云宋賜額天寧萬壽紹興十二年
更號報恩光孝禪寺江南版圖歸於元至元間有旨命

講師三十有六人卽列郡諸寺大開講席靈巖泉公實
來臨江改大天寧寺易禪爲教所講以唯識論爲宗傳
住山可公創立教規師徒有則迨見堂徹公才識英敏
美譽益著香山果公增置水田歲收爲石三百觀外慈
公入觀慈仁殿內翰揭文安公爲製請詞還則改創大
雄寶殿棟宇壯麗爲郡偉觀內翰虞文靖公爲之記篆
其額者倫魁張文穆公也德巖居五年而兵燬踰年省
兵復臨江寺宇重建歷代俱奉璽書住持至空碧瑩公
道阻不通領郡命繼席十年兵難迭作寺事曠弛歲甲
辰仲秋之月郡請沙門克文主之畚瓦礫闢草萊志圖
興葺乃仍舊基謀作正殿經始於歲丁未十月會郡守

劉侯貞以吏治之暇繕城郭新公署羣情僉同百廢具
舉召父老而諭之曰斯爲一郡佛寺之首祝釐報上舊
有道場可不助其勑作之役乎衆曰諾期年殿成廣七
丈五尺爲六楹深四丈六尺崇如深之數木石修整頽
甃堅緻旣還舊觀遂來請記嗚呼四方之金革歲久而
不解名山勝蹟毀滅幾盡臨江之天寧雖遭逢賢侯僚
案協和民情孚應顧殿宇之先成輪奐具美抑克文師
之所立有以致之歟唯識之論法義甚深學者卽是通
之心華發明洞徹無礙殿不徒作矣素藐焉晚出於虞
氏何能爲役姑識其歲月而嘉其興復以告來者耳侯
字子貞漢泉人爲政廉明練達課最稱能克文師號雪

印通內外學澹泊自守初授經新喻之雲山院學徒應
夢慧忠永福相其成者縣令李惟敬國史臨川危素記

臨江府儒學記

胡行簡

臨江爲郡肇宋瀋化間廟學之建莫詳所始其記之可
徵者奎章侍書學士蜀郡虞公鄉先生太史范公也兵
燹游臻惟禮殿講堂巋然僅存然上雨旁風莫有過而
問者丹陽章侯潤來貳是郡下車之三日謁先聖先師
顧瞻咨嗟慨然曰興學化民吾儒之職也旣守員缺獨
不當任其責乎幕長潘君興仁力贊之退而稽諸故牘
則費無所出乃節其俸廩之入會其贏以庀事遂諏吉
日度材鳩工自殿及堂凡棟梁窻扉丹楹文陛朽者壞
者悉葺治之煥然改觀飭廊廡繕墻垣樹櫺星門鑿泮
池剏齋舍立七十二弟子暨歷代從祀諸儒像工以漸
舉民不知勞旣成郡庠士友徵文紀其實余學術淺疎
豈敢附虞范之後辭不獲記曰聖神代化人文蔚興皇
以道帝以德三王以仁義爲治雖殊而所以立人紀厚
民生其揆一也學校者所以講明乎此爾唐虞三代之
君以身爲學校之師故人材盛於當時而治教敷於天
下降及後世以學校爲飾治之具道德也仁義也徒寄
乎聖賢之書爾然賴學校之存圖治者猶知尊顯風厲
講求乎天下之本則學校乃世道盛衰之機人心風俗
所由繫也臨江舊爲文獻之邦大儒先生前後相望經

術詞章言行風節垂之箋述載之簡策未泯也學宮新矣吾黨之士來游來歌者取聖經賢傳合前修之書而讀之躬行心得則道德仁義在我矣他日出爲時用俾儒者之效表著當世海內之士將皆曰人材自學校出而韋侯興學之功可以垂耀無窮矣相其成者通守毛昌謨幕賓趙源趙循來徵文者教授徐永錫孟奇鄒受益也

修省堂記

劉永之

臨江通守毛侯名其燕居之堂曰修省余爲書而揭諸楣焉旣曰吾豈以是爲觀美哉蓋以自勗也幸爲我記之余諾而退伏而思之乃爲之言曰君子之學者將以制其氣質之性防其私欲之流而存乎天理之正也於是乎有敬畏悚懼之志有修治省察之功檢之於平居之時謹之於幽獨之際而驗之於日用動作威儀之閒兼修乎內外無閤於隱顯故能正其身宜其家以及於邦國天下苟居其位而任其事則匡其君而致夫理平之效在易之震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在書之無逸曰嚴恭寅畏在詩之抑曰尚不愧於屋漏在禮之曲禮曰無不敬聖人丁寧反覆而著之於六藝之文者如此其至也古之君子未有舍此而爲學者也後之學者亦莫不誦其言而識其旨也然能真知其當然而致力於斯者鮮矣今侯以學行貢於有司以賢能選佐茲郡以仁恕

得吏民之心以課最書考功之牒蓋兼人之長而有之
矣然猶以爲未足兢兢焉於燕休之時而思修省其中
而不敢少自暇逸殆真知其當然而實致其力者與傳
曰仕而優則學殆仕優而能學者與其賢於人遠矣余
窮居山林之下日勉焉而弗逮於是老至而及之矣觀
侯之勇於自修也能不愧乎因書以爲記

按鄧志於修省堂記後載張九韶重修陶母墓記
篇中亦嘗辨正墓在新淦舊縣清江鎮新興觀前
然所記者乃新淦新縣陶母墓也既記新淦之事
不宜入於清江藝文故爲刪去

重修崇真觀記

張九韶

崇真觀在臨江郡城東北三十里地名棖湖東晉旌陽
令許真君敬之棄官而遠遊也道經於此樂其山水之
勝鑿井得泉飲而甘之遂煉丹於此植樟一株以識其
處其樹上分八枝大圍六丈陰蔽一觀因名之曰樟陰
宋大觀初管轄公靈遠自閤阜來主是觀良齋謝公爲
方外友謝公爲尚書時請於朝賜額曰崇真至宋之季
年住持喻公丹崖請於丞相文信公爲題曰勅賜崇真
觀至元初棟宇以朽腐將壓主觀事杜公吾信撤而更
之自三清殿以及樓閣廊廡皆爲一新至正壬辰觀宇
悉燬於兵而古樟亦羽化而去獨根株存焉住持楊公
定昭亂後與其徒陳志順等畚瓦礫薙荆重創殿堂

以奉香火未能復承平之舊貫也迄今洪武二十四年
詔遣道官分行天下清理道教併寡歸衆而崇真觀遂
隱然一大道院矣今住持楊公茂林奉制往廣西清理
一道七府之宮觀竣事而還旣復命歸與其徒罄囊中
貲得若干貫不足則叩諸鄉隣素封之家樂施之士以
求助焉合是二者市材庀工首建三清正殿次及真君
法主之別殿以及祠堂寢室門廡庖湑靡不畢備經始
於乙亥年十二月十三日訖工於丁丑年十月望日爲
屋以闕計者二十有五繚以周垣幾以飯爨亦旣完且
美矣書來諭余記之余惟老子之教行乎天下通都大
邑洞天福地琳宮瑤宇興廢靡常或墜而弗舉或久而
愈昌雖曰有數存乎其閒然亦係乎荷任其事者之才
與志何如耳夫有才而無志則不能以有爲有志而無
才則不足以有爲今茂林之在是觀也以有爲之志當
可爲之時而又有能爲之才則夫爲之在我者未嘗委
之數也故其建立成就有可書者吾故爲序其事以記
之俾後人繼是而居此者相與扶植而修葺之使永世
可也洪武乙亥仲春月

新興寺記

張九韶

清江縣治東十五里地曰環洲環洲之南南山寺在焉
寺剏於宋建炎庚戌歲入國朝戊申重新之又號新興
寺寺殿凡三前天王中大雄後諸天東西廡有伽藍西

歸左曰忠烈祠祠後曰鐘樓自鐘樓入有文殊毘盧諸閣閣旁僧舍如綴蜜脾護以周垣倚垣修竹數千竿月影篩寒風聲靖暑遊人樂之右曰觀音堂曰千佛閣由千佛閣西入有雨花院馴鶴圃圃植五六桂樹大可合抱蔭滿北軒花時跌坐好香徐來萬慮皆滌寺門外池二水平不波卽遊鱗可數春雨蓄聚併爲山田灌溉之所資往予讀書精舍喜其地僻且敞時與里士楊君正望遊正望因爲予言繞寺田八十餘畝多其先世松雲所施松雲宋處士以財甲里中積而能散可謂達矣僧衆世祀松雲於寺之東偏亦庶幾不忘本者歎予欣覩茲寺之重興也又夙所栖遲每懷佳勝寤寐不能釋遂記之如此洪武甲寅端陽後二日

臨江府重修儒學記

熊 槃

臨江爲江右大郡郡有文宣王廟舊矣宋景祐三年始徙於郡治之東負城而近俯大江倚平阜珠宮禪刹映帶左右山水之奇勝誠他郡所未有也慶曆紹興閔郡守張著始建學舍以爲師生講肄之所景定庚申燬於兵郡守史有之江萬頃相繼修葺設儀門戟門廊廡又飾先聖賢像於其中規模闕偉當時江萬里歐陽守道皆嘗爲之記咸淳己巳史有之又建明德堂於大成殿之左信國文公爲書三大字至今猶存歷歲滋久風雨傾圮元至治三年嘗修之洪武初又修之宣德改元又

嘗修之歲庚戌予友中書舍人胡灝海澄自禁近出教是郡首謁先聖顧瞻上下徘徊太息以爲是學一郡之觀今隘且敝若此何以昭崇仰而作新士類遂與訓導黎德修魯元告之太守朱得同知易武鐸通判楊迪僉曰是役長民者之責也遂各捐已俸命郡人徐克等庀工鳩材首新明德堂次及廊廡學舍悉皆撤其舊而更新之前後東西學舍凡八間用人工萬有餘木植之費二萬有奇凡丹堊金碧之屬亦萬有奇經始於是年二月告成於次年八月深廣堅壯輝煌錦耀視舊益增焉嗟夫學校之設蓋以明人倫厚風化而爲國育才也然人倫所以明風化所以厚其本則仁義禮智其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易詩書禮樂春秋而教之之術在先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使之淪於肌膚浹於骨髓體立而用行成已以成物是學敦爲治化之原也豈近小哉海澄之爲教於緩急先後之序輕重大小之倫施之皆當其宜其用心可謂勤且慤矣臨江素稱詩禮之鄉衣冠文物甲於他郡若昔之劉貢父孔文仲兄弟清修雅節文章事業輝映後先至今天下後世以爲重也士之生於是遊於是者可不思所以自勵歟他日立朝則思爲各臣出而臨民則思爲良吏俾休聲美譽與鄉之先達蔚乎相望庶幾臨江之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而海澄之所以拳拳於是舉者爲不虛也學之興

廢豈小補哉

臨江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周忱

國朝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夏臨御之初首詔天下正百神祀典凡嶽鎮海瀆悉去前代濫封之號忠臣烈士以當時爵位爲稱獨先師孔子依歷代尊崇之典王爵如故蓋以其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祖述百王垂憲萬世其功用之大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古今而不可易故也由是以來自京師達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而學必有廟以崇祀事列聖相傳丕績成憲勵精圖治恢廣文學作新士類治化之盛超軼往古臨江府先聖廟學在郡城西南大江之濔始作於宋景定庚申丞相江公萬里爲之記重修於元至正乙酉邵庵虞公爲之記至國朝宣德之初則距創造之始幾二百年棟撓級頽而丹堊漫漶矣今叅政朱公得時爲郡守以興修爲己任廟堂門廡齋庖次舍旣皆易其朽腐植其偃仆煥然更新而退庵金文靖公復爲文以記之朱公九載政成考績於天官屬邑之民無少長咸不忍其去上章乞留者數千人朝廷知其賢特陞公爲江西右叅政仍掌府事公旣復來自慶以爲得終其惠於臨江之民益以學校之教爲先勸督之下顧瞻大成殿歷歲旣久且昔之材具非良不足以稱大郡之觀欲撤而新之時則同知蘇君適通判鄧君誠知事趙君淳照磨王君

清江縣志 卷二十三
儉等力贊其果相與捐俸廩會經費市材木於湖湘閩
工出於僦力出於傭既成而民不知勞經始於正統八
年三月越明年二月訖工高廣悉增於舊像設具備輪
奩加美赫然改觀公躬率逢掖舍奠告虔乃命教授王
員以書抵京師屬予記其成

清江縣學科甲題名記

王直

臨江江西屬郡清江則邑之首也其山水明秀而風氣
清淑人生其間皆尚禮教而謹憲度勤生而知分其爲
士者習詩書談仁義苟有才具則思效用於時而以不
用爲恥故當今盛世遊學校齒搢紳而列於士君子之
林者比比有也清江儒學之建自洪武之初已然矣士

之成學者肩相摩踵相接也賓興之歲得以所學登仕
籍者蓋多矣題名之記所以美其美而勸將來傳之於
不朽也然有志之士亦豈待於勸哉今蒼梧唐侯昌來
爲清江令而上虞貝昫爲教諭又得太平邢寬餘姚錢
英爲訓導以佐之相與謀曰興賢育才聖治之本也有
志於學者雖不待於勸然亦有勸之而未見其成者此
豈誠不用勸哉且繇初舉科至於今題名之碑亦有未
備者無乃缺典歟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臨江軍子荆
國文公質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而彌昌文章之華道
德之光莫有盛焉者二劉三孔以博學宏才德業之偉
麗美於當時足以繼古人而儀後進輯而傳之以垂不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四
朽豈非郡邑之美觀哉抑嘗聞之魯叔孫穆子論人之
所以不朽惟貴乎有立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謂之立者卓然名世傳後雖久而不廢也此之謂不朽
唐侯爲令又得廣文貝昫等理學事政教之美足以成
朝廷育才圖治之盛心又立石題名而期以遠大則凡
後學之捷鄉舉甲禮闈者悉得繼題於斯豈不益勸哉
予與昫之祖爲同年故昫以記爲請予老且病不得辭
勉爲之記亦因以示勸云耳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六

記二

明

夕佳園記

劉翔

倚治城而東望蒼然切雲表如列屏障者閣阜山也山
距城數十里吏斯土者未能舍職事輒至於是葉君卽
縣廨西偏闢地爲園又因高阜而亭之亭成而遙峯湧
出疊翠縈青崢嶸靚麗几席間可手揮而目送也退食
之餘與山日親因取靖節語名之曰夕佳園閒招予共
登焉且謂予一言紀之夫靖節詩非若後人雕繪之爲

興會所適中無凝滯其於山氣日夕之佳第采鞠時悠然見之而已故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夫靖節不得而言之予又惡能言之也哉君負傑特之才治衝劇之邑政平訟理不煩文告而民不忍欺而君且與吾民共適其適吟眺於山川平曠之表他日者雖以宰天下皆可從容而坐理之也蓋清遠閒放之致君自具於胸中而無往不得其所爲清佳者而茲園之佳特其寓焉者已則亦何俟於予之言之也哉天順壬午秋月

重修清江縣儒學記

錢溥

國朝崇儒養士踰百年矣然士之出爲世用者亦本其山川靈異之所孕前輩型範之所造就上之人振舉而作興之有其道乃克成其材憲於時而芳百世非偶然也臨江爲江西大郡而清江又麗郡之望邑勢控上游山環水秀風氣攸聚故民生其間敦本而易化士業詩書而蹈禮義者衆宋有三司磨勘劉公嘗聚書千卷名墨莊致其孫公是公非二先生學貫今古爲世大儒四世孫清之得文公先生爲作記元臨川吳文正公又與八世孫自得作後記可見劉氏子孫之出自墨莊者不獨以科第顯又世與有道之儒接揚芬委祉於其後人綿歷數世而書香不泯他如王荆公之生府解向子諲之居蕪林文仲武仲平仲之三孔文學德行與劉氏輝映後先蔚爲西江之望士沐餘膏而振芳烈者踵武而

起孰謂人材不本山川所孕與前輩之所造就者乎夫以一墨莊之售於家義種而仁獲尚收人望於既久矧今邑學為育材而設儲書有閣明倫有堂釋菜有廟以道而畜勵之以時而興舉之則得材不愈於劉氏乎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之初親御西江削平僭偽即以興學為首務英宗睿皇帝以敦學未覈其實敕命憲臣經明行潔者以專提督若今僉憲潮陽李公景齡自侍御史歷詹僕二丞而陞是任天順癸未秋按臨至邑顧瞻庠舍歲入於敝乃命其令葉淇曰是豈樂育地耶淇即勸率其民曾子貫貿良材於荆楚爰圖興作而繼以憂去適郡守陳侯浩通守王侯維至遂協興復之志同府鄧侯璿推府杜侯晟至尤堅贊襄之力邑丞蕭韶邑判沈儁咸樂募勸以助成之自文廟儀門櫺星門兩廡以及改學門於東復明倫堂於舊址兩齋仍附堂左右輪奐一新崇窳宏麗有加於昔於是學諭張鉞司訓鄭亮尹儀以陳侯予同鄉也託寓書來請記予謂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士多雜出之途糊名易書之禁興而士進於有司者率尚詞華之末而本之則漠焉未之能講幸今憲臣提督之設歲省月試察德行道藝為等差崇雅而黜浮有司取士雖以文而平昔見錄於憲臣則亦古者鄉舉里選之遺意矣矧李公嚴毅獎掖尤知所重而加意如清江者乎清江士子繼今來遊來歌當知朝廷所以

設學校以收養士之效於無窮非一家之比設憲臣以振舉而作興之者務究其本而窮其源亦非涉文詞爲謀利祿之具而已也是役也經始於成化丙戌春正月落成於丁亥冬十二月而始終董其役則耆民劉悅仁鄧漢霄生員劉璠袁昭輩也邑義士熊本鑑等各助白金有差其姓名里地又詳具於碑陰成化四年戊子八月立石

重修清江縣學記

沈 棨

大矣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天下者不可一日而舍焉者也故行其道則治不行其道則否然又必先明之而後可以行之也欲明其道而不祇事於學校亦奚以爲洪惟列聖相承崇重學校自京師達於徼塞凡有郡縣必有廟學此可見孔子之道之大而有功也然郡縣之職或未克共故學校之規制有時而圯吾屬邑清江儒學其創制沿革郡志載之詳矣志稱學之制廣十五丈袤四十五丈天順改元民有談子傑者施其地與井之密邇膳堂者入學遂益爲五十五丈五尺積歲既久右偏之地寢爲居民侵逼齋廡之外溷厠櫛比而穢褻特甚其前又爲民居隘塞之大成殿之楹棟多腐撓有陷於壓者其餘圯壞大率稱是成化二十年甲辰冬棨來守臨江修謁文廟洊及邑學觀厥圯壞大爲弗克共職之懼方謀所以修飭之而提學副使馮公蘭按郡考

較益振作斯舉以其學刑所贖金若干來資之槩不敏
屬比年水旱未遑也歲丙午冬十月乃令民居之隘塞
其前者聽其自擇地之在官而善便者助其力而遷之
得其故地幅員可一畝許侵徧於其右者俾復歸之其
前之廣僅得一十四丈後得一十三丈蓋侵於民者徇
其情不忍於盡復也於是鳩工市材諏日興事腐者俾
堅撓者俾植殿廡堂齋門廩廨舍有仍其舊者有撤而
新者繚之以垣樹之以屏漸次就緒至是爲丁未冬十
有一月而後庶幾有加於舊觀然未敢以爲予職之克
共也於時敖先生山來代馮予亦得調聞代予者戴公
瑤自萊州來其能胥鏡意於今所未備較然矣相予者
同知王佐繼至則通判張晟推官方烝知縣李璵而身
其勞經營於其所者實訓導姚獻惟是費不妄而功克
成獻之力居多爲之贊襄者教諭何觀訓導王佑典史
李芳屬課之者耆民熊可謨也雖然是役也不發公帑
不浚民力而克苟完直有司之事爾若夫明孔子之道
大行於時以彌成至治則在教於斯學於斯者交致其
力云落成之年冬十二月嘉興沈棨記

臨江府城記

彭綱

正德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今大守方峯先生新寧
熊公新作臨江府城制始備也臨江府城昉於宋厥後
或修或圯元至正甲辰旣兵克僞漢臨歸附因元之舊

置千戶所戍之後所徙城夷然周遭礫址曠地隍池諸門之闕猶存正德六年夏六月華林盜入禍極慘烈於是人心奮激思得捍衛明年公履任周視內外心惻志奮乃理武事乃覈帑庾計可施言於當道度地籌功鳩工庀器配役於民伐石於山址之以石累之以輒結之以灰內外夾施經始於壬申六月至是訖工爲輪廣凡三百雉有畸爲高凡一丈六尺有畸爲女雉凡二千九百四十二高視城身少十之七爲厚下一丈二尺有畸上殺其二實以輒石覆之以土其平如砥可以驅馳運五兵爲敵臺凡一十有八旁出城十之三爲串屋之楹凡一千四百七十一爲臺門六架以危樓皆仍其舊而

加治焉惟西則夷其閣而重新之視諸門益壯爲水竇六皆甕之以甃櫺之以鐵以洩淫潦之害爲隍池皆覈出於民與城曠高下而重浚之凡工與趨事之民皆視其事而上下餼之直之凡費過白金以兩計者八千三百七十而旬月犒勸若魚米酒肉之類則不在是凡爲費公皆隱度通融公帑所儲蓄而助以聽訟束金之餘與舊劄商估繻直所謂堂食錢者民弗與知也噫百年廢墜一旦復興轟轟言言逶迤起伏遠而望之則虹霓盤卷憑駕河山迫而視之則陰陽經緯蔽虧日月民安其居戎息其心我據其勝矣今夫成天下之事者有三曰志曰才曰時有志而無才則疎而不合有才而無志

則靡而不振志且才矣而不值乎斯民企望之時則卒然使之未必不以爲厲已此古今豪傑抱志與才往往至於懊憤扼腕銜其事功之在建者爲是故也惟公適是三者而佚道是用此其所以克樹衆人久隳之峻功於反掌之間若天設神化然公於是可謂能矣抑天其或者將有以昌公之策於方來而先以是爲兆也不然何昔之難而今之易也耶始臨之民阨於盜焚之餘一夕而數警者凡數年感公之障固而引之凡耆宿少壯莫不歡慙戴向願壽公德於無窮於是臨之縉紳相與合謀得石而礮之屬綱記之公名希古字尙友由進士歷任刑部郎中至今官其爲政因繩律以寓仁愛云

新修高橋記

黎龍

郡城北行五里一巨溪舊有橋是爲臨瑞通遞要津也圯且久民病涉焉郡守台峯李公守臨有以聞者公謀於貳守白泉林公別駕浣溪魏公節推省庵鍾公暨清江令兩湖沈公公捐俸金若干寮寮飲助有差購石鳩匠役民於農之隙其墳而崦囓者埤之衍而夷陷者實之兩涯積石峙而高之中聯穹窿而項者三工始於嘉靖戊戌四月又一年己亥冬成郡士大夫相率賀公避席曰昔杜預建平津橋成上從百官舉酒屬之曰非卿橋莫能建預對曰非聖明亦莫能成斯舉也財用力皆出於天子之民吾何功噫大丈夫之有爲於世者孰

非天子之功哉孰非事天子事哉有弗臆者公與私之
閒耳舉事以公則大而託孤寄命小而錢穀簿書凡職
之盡皆公也苟私焉雖矯情干譽其誰與之是橋也公
欲不居其功得乎公治臨三年冰蘖之操始終一致他
如建體仁堂築梅家隄修麗春橋悉出節用之餘公帑
無與焉外艱將行以記屬予予故樂書之公初未舉子
橋成而抱石麟議者以爲仁德之報云

褒忠祠記

龔守愚

宋褒忠廟本專祀知軍陳公元桂正德間部使者又以
清江令趙公孟濟配享閱歲滋久廟日以湮嘉靖戊子
太守錢君公良再爲修復且以趙之死後陳十六年非

所逮事不當在配位復得知軍鮑公廉死事因爲木主
三增鮑公左躋趙於右陳中處如故主皆南向廟則仍
其舊額屬守愚記之惟臨江古爲兵衝不獨豫章之襟
喉也黃不守則興國之烽通於筠潭不守則湖南之波
及於袁豫章筠袁失則無臨江建炎已酉之覆轍是已
而宋人曾不之鑑迹三公之難何嘗不繇於是哉始開
慶已未忽必烈自黃濟江兀良哈反自廣圍潭臨江版
築未畢而徐敏子策應上流夏貴提兵援鄂我是以有
陳公之難及德祐乙亥伯顏亦自黃濟江呂師夔以九
江降吳益棄豫章遁我是以有鮑公之難至於德祐丙
子阿里海涯取潭湖南悉平袁州送欵而臨守滕巖瞻

亦通我是以有趙公之難嗚呼柄臣嬉而覆諸朝孤臣
憤而抗諸野使賢人君子駢首就盡而遺民幾無噍類
宋之不亡於己未可謂幸矣陳公之歿徐敏子聞於朝
故卹典有加因得入忠義傳及德祐時方講啣璧之禮
制置使黃萬石賣降恐後鮑趙二公遂以不揚向微錢
君誰則知之耶嗚呼木棉庵之臭尙遺起輦谷之鬼已
餒而三公忠精赫赫在帝左右茲廟之成騎麒麟下大
荒而惠顧焉忠憤之氣庶幾其少紓乎雖然自靖自獻
名之章晦不遑恤也崇獎節義以風厲來哲於法令所
不及者而冥力焉非行古人之道者安能與於此繼自
今衣纓經遊停車展敬將必有慨然遠想惕然自懼未

雨而徹桑土疾風而知勁草者矣斯舉也於名教豈小
補哉

體仁堂記

簡 霄

吾臨郡治後有堂扁以中和舊矣歲久就敝垣壁剝落
棟宇欹倒楹礎相畔懸櫺門扉不相入者十八九每遇
飄風凌雨岌岌若動搖有聲先是郡守率避嫌科擾弗
事更葺嘉靖戊戌我永興台峯李侯易蒞治卽以是爲
慮省身克己節用愛人越明年政通人和乃謀諸二守
白泉林君志麟通守浣溪魏君煥節推省庵鍾君允謙
曰出而行之退而思之禮賓息勞咸於是焉在斯堂之
繫與治事等豈容終廢吾惟弗科擾奚其避僉曰然乃

鳩工計直寸木片瓦一出公裁毫無科擾以故工弗告
勞民罔所知始於嘉靖己亥十月歲終乃成曾未踰時
後爲正堂堂之左爲庫房以貯賍贖鑼幣右爲虛室以
備公餘燕息前爲川堂堂之左右復設廂房以棲吏書
供庖馭高敞雄麗制度森然士民改觀一日台峯肅諸
僚友集鄉士夫相與樂而燕之乃舉酒告曰中和之義
大矣吾奚敢當請易以體仁而記之予曰要哉夫天地
以生物爲心而人得是以爲心仁也孔曰人孟曰人心
皆是道也鈞是人鈞是心則鈞是仁也故爲政者亦惟
本天地之心因人心而盡吾心以推及之爾矣夫今郡
守卽古侯伯也有父母之道責任最重尤所當仁然非

體之有素推行之際少有夾雜民亦鮮被其澤故退食
燕居必體之身心動靜之間察識善端克擴證應所謂
大公博愛之理不違終食無愧屋漏夫然後出而施之
引伸類長火燃泉達固無一事不公亦無一人不愛則
吾之心靜吾之心靜則吾之心得天地之心亦得而中
和之道在是矣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是名堂不
其要哉方今德致中和化臻位育所以仁天下者至矣
百僚師師罔敢違越而吾台峯尤疊疊焉肫肫焉惻惻
脫畧無事威嚴與民相忘民咸服之復以是揭諸堂先
行後從其心可徵矣未幾台峯以憂還白泉諸君遷調
不一我南克蒙庵王侯養正繼之越二年政成偕二守

堯峯徐君貞通守陶齋袁君表楚賓夏君時中咸以台峯意促予言永諸石猗與諸公之心猶夫台峯也以實副名竝有光於斯堂焉者是用竝書

重修梅家畚隄記

龔亨

清江之東有鉅隄焉曰梅家畚當袁顛之衝每遇霖潦相仍諸流叢奔隄輒壞焉敗廬舍沒禾稼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正德以來七築弗底於績地遂再易嘉靖壬午冬郡守養齋徐公問殫心悉力集民以築乙未春大雨水隄復決連歲如之曰魚廟背曰李家園曰龍潭曰趙家園社公山蕭家園爲隄凡七皆爲洿池水勢泛濫吾民其將魚鼈乎丁酉冬郴陽台峯李侯易以地官正郎

出守吾臨下車之初詢民疾苦維時鄉進士黃君璉杜君欽德等條陳以告侯乃慨然曰茲惟吾責哉於是謀諸同知林侯志麟通判魏侯煥推官鍾侯允謙衆議克同訐謨攸定乃進鄉之耆舊而言曰捍災禦患以衛四境予曷敢不力其事爾曷可不事其事乃進屬吏而言曰某才可幹其董而役若怠於事國有常罰乃祝於城隍之神曰神爲民而立民依神而安默相厥成以益吾民實賴神功仲冬之吉庶民子來力則出於一鄉財則出於處分統率有方省試有期故下不知其勞焉上不見其費焉而其區畫形勢相度地宜皆出侯之定見爲長四百丈橫徑二百丈壯固崇厚視昔有加越戊戌春

三月功已告成何其易易哉蓋侯誠心感民故民易動
佚道使民故民不怨一方安堵無復昏墊之患侯之為
政可謂知所先務矣由君子觀之下咨民瘼而悉知其
情智也視民之溺由已溺之仁也毅然為之浮議不惑
義也從容以役民而不促迫禮也一舉而四善具民用
賴焉由是而推之敬老慈幼薄聚斂省刑罰順天時因
地利五行各適其性道將大行於天下矣詎止福澤吾
臨已乎夫侯為政三年簡約持身節用愛人力欲追古
循吏而茲隄之修役以其時民享其利功獨白著尤璉
等之所欲書者也故因其請僭為之記以紀歲月俾後
有所攷云

叢塚記

龔 亨

郡邑有漏澤園朝廷仁厚之政也閭閻鄉落或不能遍
仁斯滯矣永市之陽有南山寺焉前有義塚不下千數
或地不能容則掘朽骨而棄之葬焉又或原有古塚不
論男婦層土於其上亦葬焉每過其地為我心惻嘉靖
辛丑子丁內艱歸乃捐俸資買永市張氏荒田五畝遠
邇之民貧而無地以施封窆許其葬而弗禁是故抔土
之功爭競以息一車之載體魄攸安四時八節祭於斯
焉簞食觴酒享於斯焉冥漠幽靈有不得所也哉然予
之為此故不求報而施亦不求知而作觸於目感於心
斯弗能已耳昔清獻公趙忭不藏暴骨於信安乎文忠

公富弼不立義塚於河朔乎予於二公勲業不敢上望
然立志則不敢負書此爲記後之君子其勿以沽名議
哉嘉靖二十年歲次壬寅三月朔

清江縣題名記

敖英

清江縣治在蕭水之上章山之陽石龍金鳳地靈攸存
止堂主一流風不替是以數百年來風俗之淳厚文物
之雅飭在楚越之間謂之樂土長民者可以臥治之矣
嘉靖辛亥晉江朱公以名進士來綰黃綬公邃學有文
才識明敏簡靜不擾希武循良一日顧題名無石作而
歎曰章往風來其責在我迺鳩錄前時尹者得若干人
而丞簿尉附焉將買石刻之而屬予爲記予惟官署題

名以敦交承之義而寓勸懲之意其來尙矣然天下縣
治多有欠此石者蓋牛刀小試者不屑爲戴星出入者
不暇爲擁襴放衙者不肯爲公今此舉貫今昔以聯銜
合人已而例次視彼沉碑漢水自爲不朽計者不可同
年而語矣雖然自常情觀之題名一片石耳何有何無
何關治行爲哉殊不知自古君子建功立業未有不克
勤小物者是故武侯治蜀料理井竈陶桓公欲致力中
原朝夕運甓公於片石題名且汲汲是圖則凡三事以
靖位六事以勤民寧或悠悠玩愒而不底迺績耶抑嘗
聞之公之先大夫恭簡公往時仗鉞邊陲業勲煌煌載
在國史餘慶流光公當繼述他日鴻漸雲達羽儀廊廟

使人稱曰恭簡有聞孫恭簡不亡矣公其勉乎哉子老矣於文字無能爲役因公有命敢效忠告

新修江路記

敖英

郡城南上抵慧力蘭若故老相傳沿江舊有坦途歷禩以來江濤嚙之坍塌入於江往來者迂徑繚繞而行霜降水落則行沙中維時里中有三老受天竺戒以方便爲心相與謀曰此途不修終病行者乃從四方長者募緣金穀均節委積鳩傭工斬山之麓而途焉迺關迺壑迺溝迺防畚鍤如雨而許許之聲響徹林谷役不貳時劃然改觀途之首聯絡城根壞勢陂陁乃甃礧爲級以便陟降其下有坳南郭諸水出焉昔有圮橋今完之途

之尾瑞筠山後諸水出焉昔無橋今剏之自江中而望途之寬平也如砥高懸也如棧延袤也如蟠螭飲澗水光山色閒隱然與石龍金鳳相爲映帶行者往來懽呼相慶噫古者王政凡橋梁道路亦隸在職司以時料理有不趨事則督責之令行焉今三老不費官金不勤民力乃能協心集事以便民真民之良哉民之良哉三老者何甘姓名有智陳姓名庭祿劉姓名勝贊之者沙門宗岱也予有別墅近江之孺杖履逍遙多由此途故樂其成而爲之記焉

臨江府學名宦祠記

徐問

夫上古亡名賈子曰烈士徇名名非吏所尚也自世教

衰上下相趨於文末官師率情以長以治刑名者逸德
脂韋者弗振舍是亦沈埋簿書事警給以投時尚習以
浸淫肇於秦漢繁矣惟其中悃悞循理因生以樹德直
事以懋功約己以艾民阽危以禦患摘文以概志行之
禮義發諸忠貞彌遠而愈流聲焉君子曰論以公實非
街名也臨江先隸豫章筠州宋爲臨江軍元於有國爲
路爲府士大夫縮符分秩知名於茲者實多故祠中廢
莫尋其始嘉靖改元壬午余來二年公暇按史志訪聞
耆老言因歎曰嗟乎傳有之曰民不祀非族故有功烈
於民者祀之今元宮梵宇遍天下黜堊金碧規制擬於
王者民亦俛然相崇奉及其徒世守之至官於其地功
德節概流演及明朝百餘年而祠尙湮廢非民之情所
以妥遺靈崇報事也乃與同官議合相地於郡學宮西
偏爲堂三楹匪陋匪華繚以墻塹龕以木主爰書其世
號爵事名氏以別同異無攷見者不書始於三國周公
瑜訖於今王公泰凡三十五人以奉時祀嘉靖元年夏
五月之吉

重建清江縣儒學尊經閣記

徐問

六經者道之文乎道不變經不得而絕也降自春秋王
迹熄虞夏商周之文繁亂孔子懼而修明之載經秦火
典籍幾盡然而伏生口授魯壁復出古文蝌蚪雖少磨
滅附會於漢之諸儒要其大經大法卒顯明於世嗚呼

此天地人文可得而滅絕耶嗣是或兵興偏安之國猶
知所重我朝益隆表章自秘府之藏達於國都郡縣學
皆有閣閣制皆宏傑欲經居高明以遠溼壞其尊經也
摯矣正德辛未清江舊學燬於寇閣廢前郡守熊君希
古始建王宮通府陳君元憲相協厥材無何皆以遷去
故尹王君泰白繼守戴君德孺請於中丞孫公燧從之
出公帑若干緡以鳩工事委邑丞黃彥肅而司訓周綱
則遴任而董成者也逆藩變起工弗績辛巳余來病乃
非度仍付王尹宇庀而益其材初建尊經閣易明倫堂
門廡齋舍庖廩繼作咸有次壬午秋七月告成一時師
生皆彬彬爭自濯磨又當天子出震改元爲茲閣一新
之會記之書時也雖然經民彝也聖人作君師緣之以
敷治立教諸生日踵其閣口其書優柔以會於心取而
規諸事無眩其則居爲孝弟出爲忠良退而以其行與
義薰於鄉以媿善其俗則於六經可謂一日千古也噫
豈特尊之而已哉時嘉靖改元壬午冬十月日

臨江府題名記

徐 顥

夫題名何昉乎以義起也夫歲日以編年邑里以域生
敘次以廣才政績以稽淑慝四者備焉義之元也是故
漸化濡澤一道隆俗莫大乎時興治發祥莫大乎降神
作翰相天莫大乎才育民體物莫大乎政化是故時日
之次所以道泰也序邑籍所以辨英異也則皆以崇庸

所以裕才也覈積所以布惠也序名所以察賢不肖也
運以起時時以兆地地以蕃賢賢以養民民至愚而神
善惡分焉題名所以永監也或曰古今豪傑之士澤在
生民功在王室似無庸於此者雖然天下者一郡之積
也宰天下者治一郡之積也而亦烏可少哉

重修聶侯廟碑記

聶 璜

侯聶姓諱友字文悌南昌人生於赤烏年間少負奇氣
逐鹿至淦陽封谿矢集大樟乃伐而後之怪息江翁人
利於涉而祠之遂名其地曰樟樹鎮一名鹿渚云侯自
少文武兼資髭髯修美虞翻與語奇之以書薦於豫章
太守謝斐斐以爲功曹因至京謁太傅諸葛恪禮侯爲

上賓封將軍命伐儋耳有功歸授以丹陽太守惠政名
於時恪以兵勝魏復欲逞北伐侯以書力諫恪不從後
果無功已而侍中孫峻忌侯功略因譖於恪而禍之欲
謀移之鬱林侯聞忿發賫志以歿時三十三也鎮人遂
祀而報之呼爲聶公廟云至宋季乃神威孔章凡里中
雨燠之控痒疾之呼隨應而響且在李遠軍中潛啟默
翼助順剔畔變幻不已屢獲救命錫以廟額嗟夫侯之
功懋著於吳侯之神始顯於宋或者竊有疑焉殊不知
樊將軍漢人也而顯於唐李中郎唐人也而顯於梁要
之天地純剛正大之氣鍾於人而不克伸於時則其積
之久必有附日月以爲明附雷霆以爲威附山川以爲

流峙附草木以爲天喬附霜露以爲肅殺者矣是宜侯之神若是其久且大也夫先王之制祭祀也有功於民則祀之以死勤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則祀之以能捍大患則祀之此數者侯皆有焉是故宜侯之血食茲土若是其悠且久也易曰王假有廟故漢高入關之初乃作祖廟宋儒謂其知萃渙之義侯於璜爲始祖璜家譜牒尊侯爲首稱茲紀侯之顛末於廟是亦竊附遺意且以彰甯君恒載等葺祠永盛之意以識歲月不忘耳若夫存世之功歿世之靈先後諸碑之刻已悉璜何敢贅廟工始於嘉靖甲午而成於嘉靖庚子今惟刻石以紀云嘉靖壬寅仲秋

叢芝碑記

廖文光

瑞應圖曰有道之世延者養老則芝生延以賓賢養以化俗兩者是務則莫若首建學矣歲壬戌見吾陳公以汴臬叅知江藩政分控袁臨甫蒞臨卽詣學謁先師廟儀畢周覽宮墻辨方位輒動祖無擇袁庠之思蓋公厚藉洽聞九流百家多所研究而於堪輿尤得肯綮於是諮謀於太守松平謝公暨郡中一二賢倅凡三閱月擇舊宮之東北改建焉時大火已西流矣將經始倏芝生於行省垣右參差數本臨士大夫舉手加額爲之稱慶又作詩歌頌之公因顏其堂曰叢芝太守率羣寮暨諸生請赴芝所適觀奇瑞公允之光適於是月承乏清江

叨從諸大夫後亦竊縱目其嫣然黃者僉曰金芝天然
白者曰玉芝淡然若紫若黑者曰元芝雲形霞彩光駢
輝映因憶抱朴所論黃龍青雲諸物餐之能令人長年
益壽毋亦是之類乎我皇上久道躋舜壽考齊文敷教
作人之風薄海內外元鹿白兔史不輟書朱草靈芝之
祥郡國時貢蓋其應矣公祇承耿命敬寬疏附之悃不
減契佚君仁臣敬中外交孚先天弗違志一動氣故休
祥之應捷如桴鼓不然臨城襟江帶湖蜿蜒數百里茁
英吐華何獨於斯夫君子與居衆稱芝室謝庭羣季咸
擬芝蘭泮宮虞庠賢雋所由出飲射讀法美俗所由興
臨江多士行將秀發茂異與青雲黃龍競芬比耀矣昔
人稱袁州學有三絕以公爲倡芝爲應士爲不變其絕
何啻三耶公由參知已陟廉訪不久當爲鹽梅爲麴蘖
異時登三老五更之位享膳宰大烹之養上壽國脈下
壽民生則神物之產匪直兆人又以自兆矣公諱大賓
字敬夫別號見吾起家甲辰進士世爲楚江陵人嘉靖
癸亥秋七月中浣之吉

清江縣學科甲題名記

王 圻

古人有樹異勛秉奇節而生不能博謏聞沒無以表遺
蹤尙友君子往往惜之至或各記當年跡湮永歲令人
於斷碑殘礎中得之僅存十一於千百若斯類者良可
悼哉清江爲臨郡附邑鳳洲阜嶺襟帶盤鬱形勝甲於

諸縣豪傑之輩鍾閒氣而生者先後蓋烝烝起嗚呼盛矣予奉命來典邑符三日謁先師廟進諸生於堂上而揖之則濟濟翔翔人文煥矣周視殿庭屋宇則炳炳麟麟制作備焉已而訪搢紳之耆碩考今昔之芳名則曰木已燬石未鐫口數未易詳也予作而歎曰責在有司矣夫疇昔多士奮力青雲者例宜標記膠庠俾後之君子見賢而起思齊之念以勉進修其德業乃今玉版弗建銀書靡勒盛典不其缺歟於是捐公貲伐巨石俾邑博寧宇吳君稽故實核世次鴻名駿履並用大書以傳之不朽勒既成復集諸生而告之曰是碑也序姓氏紀盛衰備矣意且止是乎抑未也蓋碑之所載者非諸生之父兄師友則皆其媿姪戚屬也其人雖往其名則存而其行之賢不肖傳諸故老者尙可指而議也諸生登斯堂睹斯碑識斯名將必曰某也吾祖吾宜繩其武某也吾父吾宜繼其緒寧不慨然而有慕心又將曰某也賢是爲鄉國之光某也不肖是爲桑梓之羞寧不悚然而有懼心慕則思齊懼則思修題名之意不在茲乎至論歲月則上自洪武辛亥以迄於隆慶丁卯而下方之餘所以俟後賢於將來焉隆慶丁卯正月日

新建明經書院記

劉松

臨江郡學之徙建也卜吉宏規今中丞前分守見吾陳公實始任之已巳夏浙鄞慕雲管公來守臨釋棊先師

引博士弟子講習既罷周覽四方矍然曰尊經有閣制也經弗明弗尊盍增明經書院又曰諸生之趨黌校也露斝星駢肄習無所盍增號舍已又曰廩餼弗儲膏火弗繼養士不夙有司之吝也盍增學田精意感奮眾營畢集半載尊經閣成葺閣前爲門四楹號舍二間閣後爲明經堂亦四楹號舍四間周圍繚以石垣閣前東西號舍鼎立共七十間舍各有廚室二間周圍亦繚以石垣置書院田七十九畝有奇師徒歲取其人爲資琴瑟既調鐘鼓有節學官弟子頌聲大作郡倅漢陽段君豸維揚姚君遜郡理宜賓羅君嘉賓圖紀諸石謬以言屬松松謹記曰明制守令六事首學校此其意至深也士挾書爲吏寧令過闕里不趨遇章縫不顧祭器不滌儒席不治而曰仕固當者吁非也羣驚然後作衆聽然後言毀譽無關遂輟不爲時體使然也嘗勞佚之端覩難易之勢因循適莫事去矣見義之不勇也簿書期會鞅掌朝暮俎豆之事謙讓未遑無他彼有所急也數者之心一入其中遂使聖人之居學士之廬至不得與老佛之宮比較巨麗噫豈不謬哉侯視闔郡士如里閭子橫經講義標會較文親勤朱鉛明示矩矱又諸所創置完美如此民弗知焉侯誠有道過人遠矣蓋侯素愛士士有抑直之價則周之難則振之大過治之小過款諭使易之勿爲張皇以故道無被衣冠纍行者校無彌月廢

業者市路之夫少與儒生變色者夫士惟得養其節義廉恥之氣然後禮樂可興也是秋侯職事實興郡學應期而舉者得三人皆侯素所甄拔士謂非表植山川綢繆斯文之明效哉可以風矣侯名大勳字世臣由鄉魁中乙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陞刑工左右給事中拜今官為郡內行醇潔外政循良訟平賦均吏畏民懷若正宗法置社倉築河隄繕道梁興鉅舉要流膏土地他美尚多茲石不具著謹記

清江縣儒學學田記

張春

先王之政教養並行匪直以厚小人亦所以養君子甚哉士之學有資於養也何則學非專心致志弗得士而不能無俯仰之累死生之憾而欲其心志之專一也難矣顧養非田無以具非上之人制之士曷克自致耶古昔盛時卿以下必有圭田士無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若是乎其皇皇也今之士雖少異於古然已羣歸之學校其不侔於齊民也審矣即使之耕而食且不可況無可耕之地乎恆心不賴於恆產孟氏所望於士之自待者然也而上之待之無以異於民也奚惑乎士之輕哉夫自有學田歷代相承以為彝典蓋養士諸費之所出也我國朝建學師有秩食弟子受廩於官田不必置亦宜乃今人文日盛士彬彬乎相望興起廩有定額不能遍及賢而貧貧不廩者眾苦費而廢業強學而鬱中

殆非養士之初指邇者名邦大邑稍稍置學田以贍貧士是良有司者之盛舉也吾臨郡邑尙未能有有之自清江始嘉靖丙寅邑令洪洲王侯聽民願以田入學者受之得四十九畝有奇隆慶壬申南元陸侯始以價買七十四畝益之計其租入用數之仿歸之縣以供歲課餘皆歸學貯以待貧士不時之需雖取之不禁而出之有經士氣民風繇此益振而寢厚二公之加惠來學也至矣於是邑博侗齋江君洞軒喬君思東范君進諸生而語之曰二公之功其可無述乎且予懼久而無稽將侵沒之不免也盍伐石刻文爲永永計乎走使來喻屬予文予喜聞其事乃報之曰予竊睹世之長者閔人之貧推食解衣不少恡惜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惜其惠之不廣也若今二公學田之置可謂知大體矣易曰養賢以及萬民夫今日之養士尤所以爲他日養民地也斯其爲惠也豈有涯哉遂援筆以記之俾後之爲清江者紹二公大體之政無墜而清江之士益思自勉以無忝二公之貽王侯名圻上海人陸侯名書常熟人其田之界址都圖田主之名氏租入之數目宜并附碑陰便閱攷云萬曆元年癸酉三月日

重建清江儒學記

楊 標

清江縣有學舊矣正德閒燬於寇因便剏建逼於城闔守令先後至屢欲更置弗果嘉靖壬戌參藩江陵見吾

陳公大賓分守茲土首至卽以理學倡諸生旣乃進清江令藍山明河廖君文光曰聖廟櫺星門相去不數尺制乎君曰唯唯是有司者之責也乃括贖金市民衍地廣之經畫調集具有條理絲是廟宇敞邃廊廡娟靚戟門櫺星軒豁容與廟前浚以泮池廟後爲明倫堂爲尊經閣啟聖祠敬一亭次第具舉蔚然偉觀矣未幾君以遷秩行上海洪洲王君圻繼之益以興學校育人材爲己任謂道精於獨處而藏修無地也建號舍凡若干楹謂學奪於治生而廩饌有限也置學田凡若干畝又新祭器以崇祀典樹題名以彰先哲百廢具舉士氣駸駸日倍還先民之舊矣明年君以調繁令萬安邑博宣宇吳君坤小溪唐君寵陽池冉君希學暨諸生雷平裴鏗彭惟亮孫學輩僉謀予記其事予惟建學以造士自唐虞以至我國家一也昔魯稱秉禮之國泮宮之作猶待僖公自後宣聖誕生賢哲蔚出號稱多賢泮宮實爲開其中以出者若彭公龜年之忠鯁張公洽之理學翹然青史迨我國家諸先哲文章氣節炳炳百世師範孰非俎豆於斯絃誦於斯者乎今見吾陳公當流寇底平之會汲汲鼎新廟學而二君相繼克竟厥功其所爲嘉惠多士者至矣矧值景運肇新濟濟多士乘時思奮有光先哲嗣魯多賢之風非獨賢序之光山川與有榮也若

夫徒工文藝以徇程式求合有司尺寸豈先王建學之意亦非諸君所望於來學是爲記

臨江府徙建新學記

楊 標

臨江郡學舊麗城城當袁顛二水衝齧歲徙築竟逼學廟教授李中謀遷之關白當道未報嘉靖壬戌江陵見吾陳公大賓以參知藩政開府吾郡銳意文教謁先師畢引諸生講性命倫理之學卽四顧歎曰學門在水濱是尙可仍力命遷之檄郡守蒲圻松屏謝公鵬舉二守萬峯周公贊清江令明河廖君文光與之方畧會有浮屠以燬廢且距學近公故詣百家相其區曰善與郡縣約蠲日筮事鳩匠掄材度僧徙別利購士民地與之金

掃燼薙莽平陂闢隘眾營畢集官師程能越數月而新學告竣釋菜禮成公遷去乃纓泉張公淵連江季公科代明年謝亦遷去今晉江昇峯陳公選代貳守益軒吳公必學別駕鳳梧高公岡節推少泉唐公舜欽清江令洪洲王君圻亦先後至皆嘉意斯文鴻規底績云費一出見吾公之贖金與郡守所助民無糜財工用徭夫與練兵之休力人不告疲材石則括舊在與增致者董役爲清江丞刁鴻漸經始於壬戌夏五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左爲先師廟東西爲兩廡前爲戟門櫺星門右爲明德堂東西爲學官齋前爲學門廟左爲啟聖祠爲尊經閣爲名宦祠堂右爲敬一亭爲鄉賢祠前浚二池近者

爲月池稍遠者爲日池池上建石橋三橋首建石坊三
橋左爲天衢閣右爲漱玉井左稍遠爲文峯樓敞邃礪
密丹雘炳煥皆經始於見吾公之規畫而諸君成之丙
寅歲陳昇峯捐貲礪石謬徵標言記其事余愧謏陋謝
不敏顧義安辭竊惟國家森布學宮建官立師以教郡
州縣之子弟使之崇洙泗鄒魯之學習俎豆禮樂之節
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又通天地人之故
修先王之道究當時之務俾爲世用社稷賴之非專佔
畢訓詁取階爵祿而已然三代之隆六藝已陳四科之
賢文學不廢言語文字曷爲儒累顧師所以教與弟子
所以學何如耳咨臨故實先哲耆宿文獻具存或如潔

於獨或擢芳於衆或居夷抗素或見危遂志或表著政
事或精邃經術遡瞻山川胥足顯靈秘而風來葉也然
考其夙夜永譽醇白不滓者道德爲先勲業次之文章
又次之名實本末之辨此其故可立睹矣諸生誠無負
於明時與見吾公改置之初指則必有豪傑之士應運
而出嗣休前聞無疑且余見見吾公至之初載鄰省用
兵四境戒甲公能以其折衝樽俎之畧陳布文德已而
南征馳凱江漢底定公專用絃誦肇建彝典偃武修文
謂非太平之奇邁哉是皆可紀也已僭不自揆敬書之
石以識成功且使觀者知是役之有關於風教重且大
如此也

景行亭記

蕭允儒

景行亭記記在宋文公明謝公之景行也先是嘉靖庚子光祿少卿梅巖謝公謁選銓曹夢洺鬻官而堂非明倫心且疑焉將謂任遠序之文物未備者無何銓訓臨江甫至見堂匾明德亟詢弟子員爲言信國公手筆入國朝未忍易也則心又異焉計宋迄今數百年楚距燕數千里而堂入於夢其忠孝之心相感乎耶慨然欲剏祠奉匾以祀信國而詔天下萬世之爲臣子者顧詘於俸貲莫能副也祈於當路無與應也然時時懷之維時公季子今大中丞繹梅先生髫齡在側見公輦蹇輒請所爲公語之故遽前對曰有志者事竟成何慮乎一祠

公心又奇焉居五年徙諭瓊海歲甲子大參見吾陳公改置舊序以堂宜遵制明倫而奉藏明德堂字萬厯癸巳大中丞開府章貢節鉞洺蕭江循行宮墻悉訪少卿公門人及同時鄉大夫鮮有存者惟舊役黃長壽亂侍硯席能記憶當年事命呼之至至則大中丞歷歷指示曰某所舊文廟堂齋也某所兒時讀書處也某所先大夫彈碁處也某所某鄉縉紳家也而今皆非也涕潛潛下顧博士暨弟子員曰吾先大夫志祀信國而竟未逮今且五十餘禩矣吾弗能繼述如明德何衆相率啟曰少卿公之訓我臨忠孝也教洽行孚業登崇各宦矣奕世景仰方圖專祀邇日學授吳君以少卿公鄉後進而

知公之過化學訓朱君則信國里中子又繼少卿公據德齋居常聞士大夫遺頌亦銳意欲成其美茲承大中丞旨實獲衆心大中丞收涕徐曰是烏能遽成第足以徵秉彝好德之心同也乃題過臨江詩三章寄其仲兄以見大意既而朱吳二君具達藩臬大夫郡邑守令莫不忻然俞之鄉士大夫莫不翕然經之遂建仰德祠於學宮之右前堂奉明德字以祀信國中堂祀少卿公祠後懸崖壁立數仞則發石壅土植梅盈軒而卽崇據勝構繹梅樓樓下葺亭翼如樓循以登未半葺告成觀察使廬陵劉淳寰公顏其亭曰景行喻好仁也吳君朱君以記屬允儒知允儒家去祠僅百武而先君子雲南兵憲

東江公未仕時嘗侍少卿公教卽允儒生也晚猶幸私淑甚習其何敢以卑鄙辭謹記其始末而申論於衆曰夫仁人心也心曠百世而相感者惟忠與孝顧有其念之莫爲倡之則不可始有其倡之莫爲贊之則不可遂有其贊之莫爲任之則不可成信國明德之書倡以始念少卿公明德之感贊以遂倡乃大中丞仰德之祀任以成贊宜夫往來斯亭者企望峯巒崔嵬截業則圖鞠躬仗節遙邇江濤波澄源濬則圖承譽紹聞肅離祠庭芳流愛遺則圖齊賢由聖玩味卉實菁華醇和則圖蜚英納誨躡步層級超踰騰躍則圖邁倫蓋世顧瞻周道軒昂聳豁則圖虎視鷹揚由大中丞之心以邇少卿公之

心由少卿公之心以邇信國之心斯良臣肖子之所爲
俛焉日有孳孳也庶幾其無負景行乎萬曆二十二年
歲次甲午重陽日

龍侯震初先生祈雨記

蕭允儒

初江右澇一年旱二年困憊甚諸省而清江在臨陽四
邑中大祲尤甚三邑庚寅春民盡乏食人人且坐待斃
震初龍侯以楚世家名進士奉上簡命來予我人甫至
問閭閻利弊興罷之人大悅首念穀價騰湧緣土著
之民夙富者無穀藏孰與糴夙貧者無穀值孰與糴乃
發倉減值以便貧民繼又念業糴矣而貧甚終莫與糴
也乃捐穀周卹之不責價隨又念業賑矣其能徧哉乃

給各里胥穀令炊饋於其鄉以食老弱者疾病者婦孺
之不能移者三惠敷而乏食者兼濟人人益大悅入夏
二麥熟全活以千萬計中夏早稻將穫晚稻方插天忽
又大旱如疇曩民心洶洶將謂國之賦稅無從供家之
事育無攸助侯曰此司牧事也何憂乎無雨且亟詣守
相君請齋沐祈澤祈澤之明日不雨則更請守相君禱
於蒙山蒙山蓋郡祖山異時早輒禱禱輒應者也禱畢
還又不雨侯憂形於色於是又請守相君相與角巾芻
袍營屨暑行露宿以祈百神情激志篤日乾夕惕維時
驕陽飛燄碧空如炙須臾黑雲四起浮颺中懸風雷驟
興甘霖震凜侯丙夜拜稽雨壇且謝且祈明日雨更大

注原隰沾足禾將穫者秀而實矣方插者苗而秀矣農人頌於野商旅頌於市士大夫頌於國博士弟子員頌於泮而侯不遽寧也又請於當路剏倉平糴以待後濟父老過我衡門舉忻忻告曰子之適也非侯膏澤之遺耶不佞曰然僉曰子瞻之名喜雨亭也猶云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耳今早稻遲一日則無穫晚稻遲一日卽無生視彼其時尤岌岌也倘侯祈一日緩將又一歲歉民誰二天哉今應期而雨奚翅雨珠雨玉而已且我人之大祲三年矣侯亟憂亟禱雨我粒我使撫字我而早一歲卽早迨一歲饑饉何至三年子能無頌聲歟不佞曰茲一雨也有君子之道六焉其發倉也

卽月令布德行惠矣其平糴也卽張詠守蜀糴庾倍減時值矣其施粥給粟也卽富弼知青食民劉彝知虔廩民矣其焦勞以祈也卽雲漢靡神不舉矣其靈雨若時也卽東哲之神明田仁會之精誠矣其置倉儲積也卽旣濟之思患預防矣俄頃神功萃衆美而致之民真前無古人哉不佞非知言安能無言作龍侯祈雨記

清江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七

記三

明

新修劉公祠記

龍起雷

今歲之夏恆暘不雨予從郡大夫日禱羣祀弗即應里
 民有賽牲於劉公之祠者忽仆地作神語曰歲旱方齋
 肅請於帝其敢以是瀆我逾日乃大雨如注予祇詣祠
 謝見祠且圯欲加新焉以民困始蘇未遑也既數月則
 錢子寅谷出私貲藏厥事矣因言於予曰劉公忠烈威
 信歿而著靈匪自今然也公之生也值元季寇陷臨江

獨以庶士奮集義旅戰復郡城卒至勢孤援絕舉家殉
義亦盛烈矣既廟食於茲垂數百年又能禦災捍患屢
彰顯應正德辛未嘉靖辛酉官軍撲寇皆賴神威默助
以有成功部使者聞於朝有護國安民忠勇赫靈之勅
茲願有以記之予考郡乘載稽舊牘寅谷之言信然矧
今歲一雨羣食神德而寅谷以一人報其功茲廟之新
其義尤有足多者著神功表義舉勒諸貞珉用示來者
是惡可以勿記哉萬曆十八年九月日知清江縣已丑
進士綬寧龍某記

文丞相祠堂記

謝杰

嘉靖庚子先少卿以歲薦謁選天官卿夜夢之任庠無
明倫堂覺而異焉曰斯其遐陬下邑乎胡陋甚乃爾比
放榜固臨庠也臨名郡當不至是意夢且不驗及抵任
堂之額曰明德則夢無明倫之符也蓋是額爲宋信國
公文丞相所書後人重之不易而數之前定似非偶然
者先少卿繇之禋躬飭度卻贊周貧勤以課士工以屬
文率鑒茲明德期無愧於此堂杰不佞以孩提侍左右
憶其概如此嗣後因之稍稍習聞信國公死宋事甚具
與其詩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是
時赤子腹笥中未有一古人而先知有信國齒頰間未
有一古人詩而先知有過零丁洋者先少卿之教也先
少卿又嘗言臨既堂明德可無祠信國公第恨余力緜

徒寄余臆耳小子識之杰曰唯唯居五年臨司訓最擢
論珠厓以去尋復挂冠東歸不與聞臨事者幾五十載
先少卿且謝人閒世二紀矣庠之遷乎堂之去明德仍
明倫乎署之鞠茂草乎無論先少卿不知不佞亦不盡
知也頃近以章貢節過臨詢之諸故老始盡得其圯廢
狀有不勝麥秀黍離之悲者乃明德之額巋然獨存豈
神物者護之與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有不忍終棄者在
也不佞因謀割俸廩祠之以成先志於是臨諸君子叅
藩觀察而次迨於二千石六百石諸文學薦紳賢良章
縫之彥靡不欣然樂助計不佞所割僅什之三諸所助
更什而七焉以其八葺祠如干楹爲栖神之所以其二

斥田如干畝爲享薦之需不數月祠行告成按圖則外
爲門門曰仰德中爲堂堂卽明德而信國公之主在焉
後地湫隘不容車規涉不稱衆患之會先少卿故所賑
貧生楊氏庭者弟京四有隙地聞之曰恩人也敬輸以
獻又鄉進士黃君學以累世通家誼亦樂捐屋西餘基
十餘丈遂得展拓又如干楹併先少卿祠焉役竣僉問
言於不佞不佞無所辭役言曰夫明德者非大學聖經
之旨乎固人心之炯然不昧者也而其要莫大於忠孝
傳曰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示德之目也又曰
孝者所以事君示德之貫也知其目又知其貫夫然後
炯然不昧者可以常有而稱之曰明信國公危身急公

破家殉國委蛇就義出萬死以完其貞厥忠盛矣閉讀
六歌千載令人歎歎欲絕迹若疑於非孝者不知忠之
與孝同條共貫猶之人倫天道然無二致也惟睢陽爲
能一天人惟信國爲能一忠孝皆其天秉殊絕妙契道
真故獨見其大者若是則臨庠所以堂明德之旨也觀
諸日月懸象著明高照萬古交必黃道經必黑齒入必
柅格長留之閒文明所屆億有六千里者固日月也而
半暈重輪纖悉畢燭虛而生白隙而容光亦孰非日月
也哉信國之節振古爲烈信國之神所在通祠雖賈豎
婦孺靡不知有文丞相者明明厥德是爲日月而已矣
臨庠一隅或亦德之餘輝生白容光乎堂之者神留祠

之者義起彼都人士顧瞻廟貌孰無高山景行之思思
則慕慕則法祛其有己之私堅其勿欺之念忠移之孝
圖自靖自獻於天子之庭則德之明也於是爲大雖謂
人人而信國焉可也是舉也先少卿之志諸君子之義
足稱惟德知德惟忠知忠大有光於名教而杰也陋無
與比數然得藉手以少追於不孝之讐是亦聖經之遺
則也已先少卿謝氏諱廷袞閩之長樂人官終瓊山縣
教諭以杰貳光祿時贈故稱少卿參藩鄭氏名時章漳
之龍溪人觀察袁氏名年蘇之吳縣人郡守高氏名從
禮浙之仁和人清江尹龍氏名起雷綏寧人臨庠掌教
吳氏名萬全侯官人清江諭吳績浮梁人咸與有賢勞

例得書祀田祭器另紀之碑陰萬曆甲午季夏日

重建禪林寺碑記

張位

臨江府東關外舊有禪林寺故老云唐初創也寺有古柏二徑十圍參天百尺左雄右雌雌結實如菩提子陰雨光怪蓋千餘年物可稱寶樹矣昔有宦茲土者見其木佳妄意資爲狸首鋸匠甫遣而闔室病眩已而悔罪復蘇鄉人神其事謂有呵護焉遂建三仙及關聖殿於其地然寺廢如故寺簷載常住田八十餘石鄉豪牟而有之諸衲鳥獸散法輪金像轉徙淪替昔之鳴鐘梵唄禮誦威儀徒想像荒烟蔓草之墟而不可識近年鄉縉紳先生若大參程公憲副彭公同學使朱公議建玉皇

閣於關聖後未就朱公素行其德於鄉乃銳意力終其事工竣郡守王公來視慨然謂朱公曰此佛土也圯而復振今輪奐美矣迺無一瓣香爲西方聖人地何耶朱公告之大尹李公皆以爲然遂獨身任之蠲橐裝庀木石甃墜等物部署役作王公李公捐助夫力木植迺作正殿三楹中主大雄氏左右裝塑諸天阿羅漢守道叅伯錢公巡道總憲黃公偕助之因題曰雙柏禪林梵宇莊嚴香火毖飭屹然臨汝開一巨觀矣竊謂大雄氏之傳派起自西域咸謂惇素中華正教當人其人廬其廬童而習之較然矣夫人生有欲非禮法以維之則亂至若閭壻也公族也奄宦也貴胄也蕃徽也詩書禮教之

所難馴刑辟法律之所不能加任其敗性之所之而恣
爲饕厲一聞因果報應之說輒慄然懼惕然改是其陰
翊世道不淺胡可廢諸世之人披攘困苦於塵業之中
無能自脫一旦入化人之境花木清幽焚香息念談說
無生味趣便有悠然出俗想若膏腴酣飽啜苦茗而喉
吻爽然厭穢得淡亦一適也又胡可廢諸顧獨怪近來
深山僻野庵院碁布冒私剽之禁人捐福地靡問而奸
宄托跡遊僧潛竄僑寓借爲逋逃淵藪是何取焉此淫
祠不待梁公而毀佛光不俟明道而除者也恆謂與其
剽設新刹毋若修復舊寺之爲得乎况茲禪林迺古高
僧卓錫法土夙稱名利且居通衢輳集難匿非類宜延

德士住持以佐薰修而杜遊閒卽異日瞻禮者考興廢
之故而益堅信心以杜衰萌誠盛舉矣朱公言古刹棲
靈必有所司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茲寺之爲豪有也弗
能久也今此之金碧輝煌而彼之灰飛煙滅良可憫已
胡世之精謀力奪爲陰陽宅者往往悍然不顧覩此不
可爲永鑒乎余之力爲修復也用以戒斯世之毀折像
教者朱公又言維茲禪林當吉贛宜春諸水下流而縮
其口在形家言不宜廢自剽之復而郡中財賦人文倍
於曩時有左驗矣余之力爲修復也用以培一方之風
氣福利者余聞斯言因嘆朱公之用意何深而施德抑
何遠耶寺古名善林寺新修郡志載名禪林寺遂仍之

清江縣志 卷二十五
禪善同音同義也朱公名璉辛未進士官侍御史督學
憲副與余同舉於鄉因不辭而爲之記萬歷丁未孟秋
清江縣學重建文昌閣碑記 劉一燦

清庠櫺星門左舊有文昌樓制甚卑隘歲久傾圮雅不
壯鬻序觀癸丑仲秋廣陵李公來視清江縣事公先任
分宜治行卓異兩臺史交奏當宁寵嘉移茲劇壤甫下
車首謁

聖廟進諸生講說經義勉以忠孝大節卽區區羔雉之飭
亦勿怡媮諸生奉命維謹已徘徊學宮瞻眺形勝見地
據湖西勝概當玉筍閣阜之奇惜巽方稍窳雖科甲往
往不乏人而大魁碩輔不無少遜時又以形家者言撒

樓之敞陋而聳以高閣則攬結風氣而人文可以大振
云公慨然亟欲從事歲值大祲民無寧宇公拮据捐循
日不暇給鴻鴈嗷嗷且圖其急者而學政尙未遑也今
歲幸際賓興聖天子加意薪樵俞禮官之請廣增鄉闈
解額士類益用鼓舞而年復順成可以庀事公乃捐俸
若干金鼎構之聚材鳩工命丞張君董其役伐礎奠基
周傍環列巨棟拔地轟起三層葳簷翔峙上祀文昌神
辟容以肅人士瞻仰巍然大觀直凌霄漢洵可作雲梯
而探月窟矣嗣是聯翩鼎甲龍從上柱否此傑閣之炳
靈也公蓋大有造於清士哉學諭王君分訓喬君趙君
仰公加惠盛心將勒之貞珉昭示無斁屬不佞載筆紀

其事余稽文昌之神世傳張宿降靈爲周宣后之宰臣
張仲氏德全孝友掌策命而秉國鈞蓋以道德文章而
建中興之相業者也吾夫子千古至聖刪詩而述其懿
行諒聖心之所素梓者其祀之以翊文運也固宜後之
學者顧瞻此閣冲漠與孚先以忠孝禋躬而後蜚文章
以華國策鴻樹駿維世康民允爲社稷生靈重斯不負
聖師之訓而文昌以式臨而陰佑之矣於我公今日振
作之意不大有光乎青衿其懋勗之公今以朝天往矣
文翁造士常相興賢公皆有之大宰將以最績奏行且
留銓諫登樞軸廣羅才俊以作王國之楨凡奉綦履而
樂陶鑄者且盡天下士也奚第清邑之人哉閣經始於
仲夏初吉而陽月落成提撕督作宛陵張君子翔重有
勞焉而諸生孫守爲等同協力贊襄者也

重修城隍祠記

程應龍

郡置守蒞民而守視聽勸誠有所不得及乃以神道設
教祀之神曰城隍實惟聰明正直而壹與守共土是故
守始至謁廟而戒民有所請叩廟而求廟傾頽圯壞民
以告守守修葺惟亟然聞之曰神道遠人道邇或者其
守實甚良燭靡不周叩靡不應則民毋庸聽於神而修
葺獨在官其反是也民無所如爭乞靈於神於是神始
赫厥靈而民亦竭費奉之則修葺時在民又其變也叢
神假焉錢神靈焉之二神者可以必有應而民亦遂謂

神未足據則修葺又復俟之官臨江有城隍舊溷迹天
寧寺後洪武三年始遷今地前守應公瑒戴公瑤後先
鼎新擴地直三十五丈廣三之二爲屋四十餘棟前堂
後寢赫赫翼翼足生民共於時修葺蓋在官焉歲久民
玩羣聚嬉遊雞豕溷穢值攢造則蓬華而公據之甚焉
而置寄樞櫬又甚焉而釘樹符呪官不與知民不以告
此於臯三說者不知何居惟孰是之祠宇而堪以瀆褻
且容此不祥之器及邪魘爲也侍御朱公所以慨然發
憤謀諸程公共白有司而嚴其禁并爲新厥廟貌亭檻
神龕復營退息數楹塑埴爲像者三儼然人道事之漚
乎清莫神足棲也顧守實未遑而至勤勞郡長者守則

懷矣抑侍御毋亦憫歲之多艱臨民之不可輕動姑倡
誼焉而以佐守未逮也守嘉賴之因記其事樹之祠下
以告後之吏茲土其務使民謂守若神毋庸聽諸神不
亦謂守尙凜神之昭鑒可對諸神不亦謂守猶未厭棄
於神走謁神者神猶足據不至他神獨有靈則善其有
修葺時爲拯焉可抑有賢士大夫能告我而佐我所未
遑樂其成焉可若夔瀆如前誠吾郡父老子弟慎毋復
蹈朱公名璉程公名達郡清江人皆名侍御執法殿中
者也守龍溪程應龍也萬曆丙辰仲夏日

重修慧力禪寺記

程應龍

慧力寺其先爲歐陽處士宅宅產瑞竹名瑞筠後爲寺

取地瀕江名惠波最後因瘳唐帝異瘡乃錫今名相傳
爲楊救貧卜向地自南唐歷宋至元盛衰興頽者凡幾
盛則名僧輩出然證佛性大演教宗禪心詩思雅重名
流最下猶能謹守寺物無負國賦以是冠蓋雲集士庶
會遊松筠楓柏夾道連城衰則棄教箴戒爲世厭薄輪
蹄稀至逋負日多質山鬻樹逃散以去寺所興頽亦由
於此明興有朱公以忠倡修此寺後經回祿厥裔今侍
御公璉爲孝廉時復爲祝疏以紹先志歲久復頽茲家
居恢宏初緒延僧鼎新侍御居恆嘗語余是寺有海印
禪師能運法力擊碎石龍俾郡不至沼今石骨猶存有
羅王曾現神力護郡避賊民千百於寺中賊馬至寺橋

皆跪伏賊懼不敢進今伏馬橋在寺前觀茲則寺慧力
誠良多豈僅一劑赫靈侍御是舉亦爲郡功德崇報寧
獨後身作因果也耶肇工庚戌年迄茲歲月底厥成爲
殿者三曰天王曰羅王報恩曰觀音爲閣者一曰千佛
復爲莊嚴其像費金錢千緡皆侍御出之蔬食贏餘不
以糜衆信也功竣而余守茲郡因紀其事勒之貞珉鳴
呼先後興頽之故亦可思焉萬曆丙辰孟秋

重修沙河基圩隄碑記

程達

清江之有水患自昔已然乃浸淫龍蛇之歲及今萬曆
丙丁而墊溺極矣水悍嚙江岸決河隄貫劍渚筠川閉
諸要害圯者數十而沙河基一帶爲甚田廬首邱漂沒

萬計此水國亦一劫運也前此頻決頻修然亦旋修旋
圯無乃當事者苟且枝梧致此夫幸開鴻周侯令下邑
席未及暖而惻然若已溺也緣集鄉紳孝廉烝羣耄士
覲求水勢地勢商爲一隄不復圯之計予時蒙恩擢總
八閩憲事待次里門謬陳六議以對首擇主者而次及
一切工費時郡二大夫二瞻鄭侯捧檄吳越市絹上供
事竣而餘值五千緡悉輦而還公帑大中丞大蒙王公
心奇之會清人數萬萬狂走叩闕以侯監督請予行次
章江晤監司兩臺使力爲懇懇報可一時三老歡慶額
手曰民有天矣兩侯受命慨然身肩之鄭侯曰身親行
河估計丈尺隄長無僉市猾岸土無雜浮沙夙而作晦

而息偕陬陬登登之衆分甘共苦吾爲政周侯曰身莞
管籥悉索敝賦出納惟謹給散惟時不則假便宜加額
奏牘寧圖百年之利毋恡一時之費吾爲政蓋自兩侯
同心而清民眞有天矣經始九月之朔日役數千人日
費數十緡逮十二月而自沙河基遞牛灣一帶積歲傾
圯要害處處屹若底柱微獨居者復有寧宇耕者復有
定阡會當貢輸孔道諸奉計屬車纍纍輦上者無不詫
隄工之速而堅壯且百倍疇曩也蓋兩侯茹蘖貞操弄
丸妙用洵稱才誠兩合故能任勞任怨排衆議而適觀
厥成先是主郡事者因民呈詞飯心兩侯意稍不平偶
一倖以遷秩行卽枝梧違歲者見當道以三百緡費對

而不知工役未一月已費七百緡矣當此時爲兩侯擔當者不亦難乎民仰窺兩侯一片苦心而歲荷覆露之德藉不有記述以誌永永毋論悖德者不祥將曷以風示來禩予赴任浙藩過里環隄之人具狀以叩予曰若輩不諳令甲兩侯肯爲若狗且吾儕戴兩侯如天之福一隄詎足概兩侯爰復叩顙而繼之泣曰小人安曉令甲亦安敢諛侯功德第欲使百年後識隄之所以永自兩侯始耳予乃嘖然曰有是哉辟之於釣維絲伊緡辟之於舟維舵與楫微鄭侯無以遂周之仁微周侯無以展鄭之幹兩侯相與有成何事不立濟者一方一隄云乎哉春秋之法凡土功關於民者必書茲隄也挽劔筠之迅湍殺袁顛之支流所關最鉅故不却而爲之記

重修沙河基隄碑記

黃之俊

清江故澤國也邑迤東北實維修德鄉地更窺下章貢鈴江二水匯其潛歲恆不免墊溺所恃屏障長隄捍之隄之修三十餘里沙河基最當要害外扼江濤內蓄潭水潭深漲漲類有天吳巫支祁之屬窟宅其中嘉靖丙辰開隄曾就圯鳩財四邑祇役兩暮僅稱堅好纔五紀爲今丙辰隄之嚙於狂瀾者幾三十處而沙河基遂決裂至盡民間邱墓田廬蕩爲沙磧怒濤洶射且及筠洪二州爾時郡邑乏長事委冗流役用饑孳竟草草報竣搏沙所成不匝月水再至潰矣隄潰而漂沒倍於上歲

矣適鄭大夫公使旋復任而邑侯周公甫下車二公目擊民沴憂心怵怵亟思所以葺理之斯際也災民難堪再役勢必官募工募工必仰息左帑仰左帑是終無隄矣又往事水鄉獨當衝決決則獨當版築而他坊圖高枕食蠲賑此邑侯所以慎重始基進鄉紳縫掖父老而庭議之議之而以備賑積鏹暫從事也詢謀既就僉謂宜有專司於是大夫公毅然身任督理之寄而邑侯慷慨引資給爲己任顧費出不貲力不能神鬼輸之前此之因糧分派通縣協濟如聶家巷鍾家園等役又不能按故事行之而時更有所逆闕甚欲堅執其嘒而肘掣之而中格之非俟敷心剔腎目幾蒿而食幾肝安所節縮權千金爲經始地庀費甫定畚鍤可舉乃簡鄉民之有幹力者爲之長募丁壯千人受役首事沙河基他若密灣蛟窟龍潭社公堆蕭家畚饒家塢紅菱塘鍾家園以次聽民自効力而官加優給焉於時大夫公方艤單舸水次戴星起行工閤指畫勸相盡酉乃休時復走他餘處省視重趼不頓舍一切櫛沐半在風露中蓋八閱月而如一日也春首積雪寒裂膚窮閭小人方蒙首粟粟臥宇下而公已孤行淖潦中三老子弟竊憐公泣而蹠進曰公勞苦休矣公綦蹙蹙厥事其自視不遑有躬何知卽安諸所爲椿深而櫛比薄堅而鱗次土擇善壤槌引九牛一一自公意矧爲新規甫踰時望若岡陵卽

如金石矣隄之址廣十五丈頂廣八丈高五丈長以百二十丈計其他又若干丈始丁巳九月之朔日迄戊午四月念八日工作視上年省什之六而底績百倍過之費資二千有奇公帑曾弗半而二公不煩民那措捐俸處之裕如豈第苦心拮据爲難其才謂優綽非尋常可測識萬一矣總之任資給者非偏經費而真念時縈於力役任督理者非偏營度而長慮每厯於支更調於寬嚴競練以貫於徹始徹終之際雖費幾許助勦鼎與鉅役而實行所無事以故民忘勞而功神迅也且大禳餘息人得以力受直於官是又救荒一助矣而更虞他隄壯不沙河若堅此瑕彼猶之弗堅勒限補葺視昔加嚴

則二公固未嘗須臾忘軫念也先是滔天之後鄉民仍半歲汨泱泱中瘡痍之衆撫江濬號曰天乎何芻狗吾民極也介介衣帶中不畀一慈父生活之其魚矣而獲徼惠兩公沫煦衽席有兩公則有河隄有河隄則有水國之田廬戶口駸駸復有生人之趣微計其後卽比歲二熟菽登篝車穰穰曩之凝淚江濬號而叫九關者無不手加額歌舞明賜曰二慈父與我麥秋也尋與我西成也二公之功萬世矣茲民有天幸大夫公總部邑事得時時顧問工作而俟以入覲奏最爲第一人最第一而秩未深再當屈治清則二公之長城我億衆也寧有窮期哉不佞僭縫掖生長是鄉席隄之庇保在雲祊敢

以不文忘記誦耶貞珉之勒第緣隄工告成事耳至於
周澤漑汪茂烈鴻鬯則嗣是當永永像之世世祠之與
長河共天塹七尺石云乎哉然愚於是識兩公之大焉
逐民痼瘵不啻負疚仁也家視民事罄力殫財必期底
績誠也也谷盈庭不築舍道旁斷也一德相成如墳應
筮和也出此可澤八紘可貫金石可立剖國是亮天工
一隄固緒事耳夫黍苗之仰桔槔不如其仰陰雨二公
立且滲漉四海清民其首被河潤者耳河隄其治行卓
異中之一班者耳鄭公名朝棟號二瞻楚之澧州人周
公名宗文號開鴻越之嘉善人書以風後之吏茲土者
萬曆戊午季冬月

香湖庵記

周宗文

予夙好與方外名流訪幽勝奇絕之所作靜定觀結跏
趺坐興到輒擲管吟哦曩所存敝帚半從泥垣精舍得
今已棄擲不足道矣甫博一令來蕭江歲丙辰洪濤泛
濫傾圮田廬沙河基及荷湖館一帶受災特甚予以畚
鍤之役時時往還道路偶覓憩處得一庵短垣矮簷葦
門圭竇頗同郵舍中有大士武安等像而募盞飯傳燈
火者僧德和也庵創始未百年亦以水嚙乃徙建隄旁
實自德和之手每鍾鼓動沙平水落霞飛雲起闕鷗集
好鳥鳴恍然維摩法界矣問德和先世亦有顯者後乃
衰微今且獲髮入空門跡其狀貌殊乏大智慧大文字

可以聳動世間善男子要惟不作智慧想所以無機詐
變械之絲不作文字想所以無名義筌蹄之障一心念
佛一日解脫去諸所有以還一空將十洲三島聚等塵
沙又何以斯庵之廣狹華儉生濃淡苦樂哉德和請名
其庵予謂地名荷湖彷彿如開藕花如聞香氣遂名香
湖庵更檢得庫藏世尊一令德和佛拭供養他日大現
光明此庵便與匡山諸刹爭勝未可知也閤阜洞天近
在几案五年於茲不一登陟獨斯庵數數過從其有緣
無緣之別乎是爲記天啟元年秋月

樟樹鎮記

熊化

鎮於邑治股肱也以奉腹則噤喉也地當水陸之衝舟
車所過抵貨賄灌輸通八省之利然州處墊雜廬旅當
土著之半家事末利鮮蓋藏米粟不支一歲而西仰袁
東仰虔吉蓋瘠壤也列肆多食貨若杉材藥物被服械
器諸爲民用者百里環至肩摩於途阜礫赤硃綦巾大
布走東南諸郡珠玉綿綺及淫巧之技難得之貨弗居
焉其龐朴猶昔而屠沽溷穢遊食者衆無良竄處矣司
直司稅皆有官郡邑長吏督察之稅額故百五十金歲
增幾十倍自大使中廢所領無耑職狡獪猾胥復蠹蝕
其中而費更倍浮於額行貨者多折閱去賈舶用希其
敝也商民兩病而公私交困則厲政之爲也物極而衰
或亦俗漸致然與以余所覩記參之所聞風氣凡三嬗

矣蓋自突弁偕鎮人士遊其才者明經術工文辭而推
敵能讓奉長老爲大師燕閒講議少者皆屏息無敢
蓋士卽負才而不矜於異以歛退爲賢於時舉於鄉擢
於春官逢年者接跡而起亦清之相里矣而故老則爲
余言是異時爲積居時逐之場也其才者能微貴賤權
子母以機利爲贏而俗宗曹邴章縫而遊者非市人也
俯仰幾何時而譽髦彬彬斯盛矣嗟乎盛可常也哉一
瞬四十年泗濱斷斷異於昔歛退之風少頽矣後來
之俊典型在昔其無忘從邁之思哉鎮西北瀕江面江
爲門曰大德門有湖遶其後左從秀江與江水合今堙
塞爲民居右瀕湖數十里達豐境由小港以入於江此
鎮之形勢也紀存其畧而娓娓於風氣之遞變今後之
覽者繹思焉其古蹟人物建置沿革諸所宜紀者詳邑
志不具錄

熊化曰樟濱故商賈湊沓之地鮮名達顯人俗質儉富
樂不矜誇勢能之榮未百年而士始以文學顯甲乙之
試弋獲相仍而閭左之氓衣食滋殖則視昔蔑如矣豈
人力與物力迭爲政與抑聰明通悟者相耀爲士而中
才闇積著之理與將文弱使然也今居圍驛騷兵食兩
黜說者謂文弱固無裨於富强憤激者則又曰峻攫則
富强在吏而公家當其黜豪奪則富强在士大夫而閭
左當其黜安在文弱之不富强也嗟乎魚其釜而雞栖

其車豈繫無人而概以辱天下士哉夫謂文弱無裨於富強恥也謂文弱自擅其富強罪也夫鎮於邑邑於天下千耦之一畦耳然可以觀世變矣故敢申其說以諗後之爲鎮士大夫者

清江縣學田記

梁士濟

朝廷倣古爲治設庠序以教育俊民二百六十餘年矣三年而賓興則賢者舉也比歲而差次其高等以授之餼則才者育也積日累歲以次而貢之天子之廷則壽考庸也能入粟塞下得進之成均則高貲顯也政治化隆於以治鑄材能具備獨貧乏不自存者聽之無恆產有恆心則長吏之責也夫周亟矜無資王制所甚隆也

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皆有養德至渥也朝廷重士愛士以責備大賢之厚誼待士故不可賑恤士長吏父母斯民者也此青青者矜皆吾主伯亞旅處勢近而願欲通其饑寒則我之自出焉其賑救則我之自爲焉故其責在長吏清江古名邑也民風樸士習淳諸業絃誦者弗復問家人生產作業未嘗以非公造縣庭歲晏或弗克舉火則質言以告於上吾是以多其義而思爲可久之制也稍蠲一歲俸薪置贍田二所其一爲楊言富之售其田二十有七坵其稅四十有二畝其租四十有二石六斗其本折色入徵輸者一十有四石四斗其以贍諸士者二十有八石二斗其一爲范佳一之售其田十有

三坵其稅十有五畝其租十有五石一斗其本折色入
徵輸者四石八斗其以贍諸士者一十石三斗按季而
縣徵其入歲終則牒諸學察士之貧者而均給之有逋
則以問之售者其國課則使佃人扣之業戶輸之無爲
諸生累於是申告諸士曰涓滴未足資溟渤也持狹願
奢姑以示倡乎繼余而吏斯者蓋廣樹無涯矣其才什
伯此矣其施且什伯此矣則又申而告曰剋之暫幾其
永也事之選幾其揆也他郡邑不有以應搜刮之功令
者乎且或歸之供億矣賦雖急何至終升斗於寒士其
以資供億乎則莫若供寒士之一日也有與爲增無與
爲更此涓滴者竟與賓興歲薦諸大典並存於斯邑吾
邇真持狹願奢矣朝廷以高行古誼重士長吏以通有
無緩急親士行之百世不可乎吾是以爲之記

清江鎮復古隄記

梁士濟

蕭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爲章江石磷磷不盈
尺行三百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始大又三百里
爲吉州踰吉州三百里過袁河爲蕭江蕭江以上爲金
川爲玉峽夾岸多山而水未大會無所事隄自金川至
蕭江平疇衍曠加以袁河而浩汗泥濘霖雨時至慮殫
爲河矣故隄防之興自樟樹鎮始由樟樹而劍江而南
浦踰吳城入於彭蠡放於江而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
省一巨鎮也治水最亟焉初余取道蕭江見坵岸纍纍

皆水之齧餘也迨縮綬而來則兀然金湯雄峙矣縉紳先生曰前香山盧公之剏締也水循其道吾邦千百年無事矣沂流而下可三四里有故隄遺址馴水勢而東之每爲北門患蓋先民之遠慮焉往十餘歲水大決則築新隄以自救迺徙內十餘丈隄益退而水駸駸遶樟樹之北關從古隄遺址迴望巨浸汪洋宛在水中央是豈可厝火安耶余初視事卽從縉紳父老商興革問民所疾苦給諫祝公曰新政第一義也無如接盧父母之成績復下關之古隄乎爰與侍御熊公司空聶公蠲吉鳩工而祝公實經始之士取諸湖之宜濬者下下而高高兩利也木之直取諸進香之贏餘者其入之爲民力

之普存其出之爲民生之捍禦兩成也工計戶而均之使傭力者受其糈逐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於元年之冬竣於二年之秋日至而裁霜降而畢費金錢三百有奇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郡守王公與余咸捐俸益焉是役也分財用平版幹揣厚薄量基址課畚鍤稱糶糧悉祝公定其畫旣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董之工無浮費役無曠時蓋公以其經國之碩畫而寄之梓里焉今夫治一家者其有所營建卽浩煩必計日而竣之以某時樹揆以某時落成經費井井有章而儻功堅固可久至官府造作則不然糜費不貲曠日淹永督程者爲無訾省而滋之中飽甚矣爲天下之不如爲家也夫以家事

視天下事則何事不可爲是役也爲鄉國捍患而經紀之如其家計焉隄成而公之經國亦稍覘一斑矣興利革害爲民去所疾苦縣令事也藉力縉紳而享有寧宇且道於愆曠吾乃喙然誇績最矣是役也有高誼之子矜曰徐字清者捐家園一所以其土畀之隄使增峻焉楚子文毀其家以紓國難相業也公率其鄉之後進彬彬起矣隄旣成并書而志之

重修練中丞大忠祠記

梁士濟

高皇帝御極十有八載初定科舉取士法倣古進士大夫於廷而策之於是臨陽練先生以對策剴直得及第二人卒輔少主糜其宗以殉當先生之射策大廷也

極言朝廷用人以小善而遽進以小惡而遽戮因具道古所爲教養法此豈有意曲學阿世効平津之詭隨哉非豁達大度之聖人何能嘉納而拔諸儔伍也迨其輔少主守成忠謀入告多秘弗可考然王師飛渡金川不守先生固曰謀國之臣實尸其咎矣當是時藩封太重諸雄藩皆帝叔父建國之始不施其親曾有今日降霍叔明日蔡蔡叔直爲此廩廩而計安宗社者且主父偃檢士也龔賈大傅推恩之策則社稷以安方黃名儒也祖晁家令刻削之謀而傾覆還至先生參謀帷幄請誅一李景隆不聽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先生無愧矣雖然天將興之誰能違之文皇兆叶大橫祥膺壓紐卽力

學慕古有至忠誼如先生經高皇之神識拔擢如先生而謀之無成事之多敗先生其如天何先生嘗語金學士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其自處審矣今去先生之歿二百餘年矣令當日効長樂老子之癡頑何至殞其宗黨百餘人然卽如長樂老子之癡頑卽不殞其宗黨百餘人到於今骨肉髮齒又安能不蕩爲飛塵散爲冷灰也此百餘人者又豈能仗先生之倖免而至今不爲塵飛灰冷也死則死耳先生死而天地之浩氣長存世道之綱維不墜此百四十有一人者且至今猶有生氣是先生反獨伸也故先生獨謀國之無成耳而謀身則未敗也天但困先生於謀國耳未嘗屈先生於

謀身也余所訝者文皇他日有言子寧尚在固當用之夫以高皇之神聖廣大而親擢先生期大用先生以文皇之天授雄哲而異日更欲用先生是先生經兩大聖之識鑒卓然爲世用才彰彰矣乃寄心營於革除則弗效何也蓋臣子勲名德業總是君父所成好古質直如先生得大聖人爲之治鑄則經緯悉入神謨而不然者以摹古之學當仁柔之聽則臣主俱倣故獨以節烈顯然則先生者遇聖主則爲良臣遇弱主則爲忠臣者也慎毋以先生之節而掩先生之才也叩馬也不病武王之聖射鉤也不仇仲父之賢以先生百世祀其可也臨陽故有祠屏處城隅以春秋俎豆先生而數椽湫隘垣

塌級夷牧豎嘯其中弗稱崇獎忠義典爰更諸冠蓋之所
所轆輪蹄之所集者以章明風教而輪奐炳焉其教護
屬功則邑幕李而棠之拮据也

明宗書院小記

王心純

古人言學只是家常茶飯而晚近似看作一題目揀擇
去做以故下士每目爲迂闊厭爲格套裹足不入而上
士則又殫精敝神於奧窔之內以爲是千古一奇特事
不知學非格套而亦何奇特之有夫子言學而卽繼以
悅樂其稱顏氏子好學但云不改其樂而先儒亦教學
者尋孔顏樂處蓋其中有真趣存焉學者志學而不討
真趣所在欲其駸駸不已難矣然欲討真趣莫急於明

宗宗者何卽大學物有本末之故也在唐虞謂之中又
謂之一列聖相承無智愚一也譬之水然得其源則派
派朝宗矣譬之木然得其根則枝枝暢達矣所謂得其
一萬事畢學不明宗猶之夫不學也臨陽爲文獻淵藪
而書院之建缺焉余蒞任碌碌四載有志未逮於今春
謁太史楊公商及此事太史力贊其決又奉直指劉公
捐金鼎新練忠貞祠余思教化之原以講學爲急而忠
孝節義正學問之大端意圖合舉而並峙焉謀諸薦紳
先生偶購得蕭氏別業一所風氣爽塏規制宏敞前楹
用妥忠貞靈而以後楹供講學甚合兼有魚池園樹可
供茶菓而復捐俸置田五十畝爲歲時供給修理之費

關門監坊覺煥然可觀余因是而竊自哂書院不可已如是而五閱歲始建何居則余又自答人有不可以講學者三名利根未斷者從義解作活計者表裏兩截者余得無是乎安敢遽人之不可與講學者三不從性命起願者意見未捐者滿假自是者人情得無是乎安敢遽若是思維省察今五閱歲矣自覺砥礪一念或可無大戾於名教而遍觀諸文學又皆彬彬質有其文也乃敢拈明宗二字相告以自附於聖門之訓云耳夫以夫子之神聖尙以學不講爲憂而至窺其所爲講者初不關言說何言而行生無行而不與如是已矣語云言教拂身教從吾知諸薦紳先生定有肩先覺之任而以身教作大總持者矣忠貞公則身教之最著者也君父天性死生不假安排此是不學不慮眞根宗而先儒又云東漢尙氣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此於學問之際微矣學者爲能相引於悅樂而日孜孜焉未有不克究竟者也謹忘其固陋而爲之記以諭同志者崇正

丙子孟冬日

親民堂記

劉同升

若水秦公治清江者五年矣學道愛人有君子之風清江之民亦愛之曰古循良吏不是過也初公蒞清江見其堂曰親民公曰前人迪我矣吾之治清江如是而已矣於是潔已奉公飲清江之水遞惠泉而品之曰吾不

求人知求無愧此堂以信吾清夜可矣迺於整暇之日
葺其堂而新之考其興廢之故則堂之有顏自沈公淮
始先是府學堂額爲文信國公所書初書明倫誤衍一
筆因書明德此親民所由命也余讀石經細繹親民之
義覺古聖賢立言與後儒微有不同何也親則賢愚一
視如父母之於羣子賢固甚愛不賢亦未嘗不愛也蓋
督責所加但有憐憫終無憎惡民之於君子亦如子事
父拊循敬戒皆出天性未嘗作二觀也若新則革其舊
習與之更始賢知愚不肖分別心生矣天下之大求其
人人一新必不得之數也夫求新則近於鑿親則渾然
一體惟天地萬物父母並生並育各不相害元后作民
父母何見有作好作惡之王道哉故曰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先教養而後政刑而春風著物而物不自知也舍
此則刑名之漸起矣秦公家學淵源以身教清江古人
閉閣思過以止爭訟此道於公僅見耳蓋公早失庭訓
奉節母之教惟謹至性孝友父母諱日素服涕泣族人
感之以公爲士行士則其重於宗族鄉黨如此清江故
割高安新淦新喻之都鄙風氣難齊皆奉公畫一又四
達之衢疲且重瘠公才游刃而壹鎮以廉靜居身端方
言笑不苟其經濟本於學問非偶然已也當催科嚴急
之時公獨能以寬行之不失撫字之意其他救荒築隄
均馬政恤農事除劇盜諸善政不一率皆本乎親之之

意而又本乎親其親以親民之意故有本末可觀當事
聞之咸曰愛民無過清江者夫治邑者誰不欲親民有
其心而無其術民亦不得親惟本明德以平天下則暢
於四肢發於事業從好之民信其衾影又何憂乎不新
余與公以聖賢之學交相勉焉循良又緒餘耳公貽書
余云願得一言以爲來者勸使清人更數百年上下相
親如一日庶斯堂之不朽也嗚呼亦可以觀公之用心
矣公名鏞無錫人與同升成丁丑進士

蕭灘驛記

秦鏞

清江未立縣時爲蕭灘鎮今以名驛存舊也按郡志蕭
水出城西三十里東北流入江今驛非其地或云蕭灘

卽城下水以梁武幸得名在宋又爲判官灘云驛舊址
在萬勝門外據清岸上流蔽障水秀古讖云驛舍崩學
宮興於是議遷者屢矣萬厯己酉郡守黃公始撤驛爲
學傍舍而貿民居城東北隅爲今址門廡堂廡無不備
其左一椽爲丞舍顧乘傳過者輒入城坐行署爲逆旅
而於驛不過而問焉以故日就蕪圯余治之明年稍修
葺之然止易其頽敗者飾其漶滅者而已未敢有所鼎
新以疲民力也然則曷爲乎記之蓋江南西道之驛凡
幾而是驛當其衝袁筠吉洪軌迹四至輪蹄晝夜馳不
絕又蜀黔楚粵之餉道於是乎出至則轉運防護維艱
臺司之行部者與旁省之達官貴人遣牌多水陸兼行

或伺候累日不至或卒然至止趣辦供應稍稽時則隸人得呼譟於令之門其在在上者又可知矣其自贛來者乘流疾下去城遠偵探尤必以時故事令送迎近者止於驛執手版候道旁遠者乃渡江十五里許躡小艇攀巨艫或風迅帆駛則惴惴恐覆溺驛舊設水手百名其後并遞運所夫百名遞加至二百八十名而短夫及輿蓋供膳之夫又十之一馬差二十乘廩給銀六百四十兩有奇今上念驛騷厲民爲頒制中外裁減供應過半節驛費克軍需於是稍汰冗冒而諸應役者又以縮食故日益告困稍不寬恤嚴督則避匿累上官驛故有丞自余爲令四年則未嘗有丞也或以尉或以幕職之需

次者署其缺然亦不過視庖廩有無而已而其難者乃在趨督兵騎干楸之役則令自治之彼丞者豈畏其難而不至耶將吏部選人忽其官卑爲不足補耶抑知夫令或治之矣故無所事丞爲也夫朝廷設官皆有其意清江故嘗置遞運所今所廢并驛驛又虛懸而并於令然則令幾何其不爲丞與所官也哉抑又思之灘水之難也水急而在下上之際則舟人患苦之嗟乎凡天下事之自上至下自下至上而又持之急者其難皆如此而於驛務亦可以思矣余故述驛始末併爲述其所以難者如此以告我後之人是爲記

